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2012 年印尼背兒帶文化田野考察研究計畫

服務機關：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姓名職稱：方鈞瑋/研究助理

派赴國家：印尼

出國期間：101 年 6 月 13 日至 29 日

報告日期：101 年 8 月 17 日

摘要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為國內第一座以人類學、考古學為主題的國家級博物館，自 2004 年起為籌劃本館二期展示，依據本館標本典藏管理要點開始進行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標本文物之蒐藏，其中以背兒帶為主題的蒐藏堪稱當中最為精緻且具完整性之項目。2007 年本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背兒帶圖錄的出版，更受到國內外的注意與好評。在這樣的基礎下，搭配本館於 2013 年即將推出的「帶代相傳：亞洲背兒帶國際巡迴展」，本館特別執行「繁衍、祈福與保護：亞洲的背兒帶文化」整合型研究計畫做為特展前期的資料收集與研究基礎。本次考察即是在這個脈絡下進行的研究。

本次考察以背兒帶為主題，以印尼爪哇島、加里曼丹與蘇拉威西為研究區域，研究聚焦於當地的南島民族之生命儀禮、人觀、宗教、家的觀念、兒童養育、性別、社會關係、交換與交易與裝飾技法等面相，進行細膩與深入的民族誌調查與博物館藏品研究，提供爾後特展之厚實的立論基礎與詮釋資料。

目次

壹、目的.....	4
貳、過程.....	4
一、考察時間.....	4
二、考察地點.....	4
三、考察行程.....	4
四、考察內容紀要.....	6
參、心得及建議.....	89

壹、目的

本考察之目的有下列三點：

- 一、厚實學術研究之量能：本考察成果將集結成書、進行出版，印製為「帶代相傳：亞洲背兒帶國際巡迴展」特展專刊，將能做為本區域相關主題之重要參考資料之一，藉此與國際南島民族研究學者創造積極密切的互動，凸顯本館在整個東亞與東南亞，以及南島區域研究上的重要性。
- 二、以研究成果支援展示：本考察內容將成為「帶代相傳：亞洲背兒帶國際巡迴展」的展示內容基礎，除能使展示內容更為嚴謹，本考察計畫所累積之研究成果，及田野工作所得之非文字資料（如影像、聲音、物件……等），亦將直接有助於展示的規劃，以及展示設計概念的生成。
- 三、充實館藏標本文物脈絡性資料：本考察除了進行田野調查，同時結合博物館典藏標本文物進行研究。如此可以補充館藏相關標本文物的脈絡性資料，提供日後出版、展示與教育活動所需資訊。

貳、過程

一、考察時間：101年6月13日至29日

二、考察地點：印尼爪哇、加里曼丹與蘇拉威西

三、考察行程

日次	日期	星期	行程
1	6月13日	三	台北前往雅加達，參訪雅加達織品博物館
2	6月14日	四	參加「美麗的樹皮布文化特展」開展活動，並與相關研究人員與私人收藏家交流

3	6月15日	五	進行爪哇島背兒帶文化調查
4	6月16日	六	進行中加里曼丹省 Palangkaraya 背兒帶文化調查，參訪 Museum Balanga
5	6月17日	日	進行中加里曼丹省 Tumbang Malahoi 背兒帶文化調查
6	6月18日	一	進行中加里曼丹省 Tumbang Malahoi 背兒帶文化調查
7	6月19日	二	進行中加里曼丹省 Tumbang Kalang, Tuluk Talawang 與 Tumbang Maya 等地背兒帶文化調查
8	6月20日	三	進行中加里曼丹省 Tumbang Kalang, Tuluk Talawang 與 Tumbang Maya 等地背兒帶文化調查
9	6月21日	四	進行中加里曼丹省 Tumbang Kalang, Tuluk Talawang 與 Tumbang Maya 等地背兒帶文化調查
10	6月22日	五	由 Palangkaraya 前往蘇拉威西 Rantepao
11	6月23日	六	進行 Toraja 地區調查
12	6月24日	日	進行 Toraja 地區調查
13	6月25日	一	由 Rantepao 前往 Tentena
14	6月26日	二	由 Tentena 前往 Bada Valley
15	6月27日	三	進行 Bada Valley 地區調查
16	6月28日	四	進行 Kaili 族背兒帶文化調查
17	6月29日	五	由中蘇拉威西省 Palu 市返回雅加達，於雅加達搭機回台北

四、考察內容紀要

6月13日 星期三

今日搭乘華航 CI761 班機上午 8.45 從桃園國際機場前往雅加達，到達時間為當地時間下午 1 點。雅加達織品博物館 Giant 先生前來接機，隨即搭乘計程車前往雅加達織品博物館。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簡介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於 1976 年 6 月 28 日所成立。

織品，在印尼一直以來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織品可以作為服裝的一部分，或是做為儀式的物件。織品構成了印尼文化相當豐富的成份，並且可以作為專門技術與藝術成就的見證。此外，透過織品，我們也得以認識當地的文化。

在 1975 年中，關於織品的使用，以及對織品使用的理解，以及織品生產的質與量都很明顯的銳減。有些織品變得非常非常稀少。這種種的現象促使雅加達的一些先進們開始倡議並且催生一座致力於印尼織品保存與研究的機構。此時，Himpunan Wastraprema(Society of Textile Lovers 織品愛好者社團)捐贈了一批數量多達 500 件之高品質織品。雅加達當局提供了場地，一個位於 Tanah Abang 區的極佳建築，之後被規劃成為這個博物館的辦公室、典藏庫實驗室。此外，在日本政府的資助下，於 1999 年又完成一棟兩層樓建築的興建。

之後，在各界的迴響中，這個博物館試圖讓自己對遊客更加的友善，於是進行了一連串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展示的更新、增加展示的設備、成立咖啡廳、書店與紀念品店。在 2004 年，建造了 Pendopo Batik 館，在這個空間中，人們可以學習關於蠟染的種種知識。之後，博物館也逐漸將不同族群的服飾與當代流行納入，此外，博物館也將其領域擴展到與印尼有相似織造技術的其他鄰近國家。織品博物館是在 DKI 雅加達市政府的博物館與保存服務的管轄（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useum and Conservation Services of the DKI Jakarta City government) 之下。

織品博物館所在的主建築是在 19 世紀初由一位法國人所建造，之後賣給一位土耳其的領事，這位領事在主建築的左右兩側又增加了兩塊地產。他自己本身的住所之後為他的女婿所購買。這個房子在 1942 年出售，在 1945 年印尼的獨立運動期間，被用作 Pioneer Youth Front 與 Civil Defence Force 的總部。因此，這個建築被列為歷史建築。

經過多次的轉手，這個建築在 1962 年為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所購得，一開始是作為辦公室使用，在 1966 年成為員工的住宿地。最終，在 1975 年，經由 Minister of Social Affairs 的決議，這個建築正式轉交給 DKI 雅加達市政府。總督 Ali Sadikin 決定，保存印尼織品傳統的重要性高於雅加達市對於檔案資料儲存的需要，織品博物館因而誕生。接下來進一步的協助是由 Himpunan Wastraprema (Society of Textile Lovers) 所提供，這個組織的會員被鼓勵捐贈個人擁有之珍貴織品給博物館。

到達織品博物館，與該館典藏與維護部門的負責人 Ari 見面，說明本次前來印尼進行考察的目的，並詢問該館是否有印尼背兒帶的標本，可否有借展合作的可能性。接下來，在館員 Giant 的導覽下，參觀雅加達織品博物館展廳。該館共有 2 個展覽廳，其中一個正在進行展示更新，另一個為蠟染展廳 (Gallery Batik)。導覽後發現，印尼織品正是其國家歷史的縮影，織品顯示出不同的歷史互動過程，因而成為世界研究的焦點。



上圖為蠟染背兒帶，展示在館內之蠟染展廳，來源地為 LASEM（位於 central Java），製作年代約為 1900 年，主題為 LUNGLUNGAN BURUNG PHOENIX。LUNGLUNGAN 是指布上紅色的小葉子植物，是一種地表上生長的小植物。在印尼語中稱 kangkung（杉菜？），是一種很容易生長與繁殖的植物。LUNGLUNGAN 使用在背兒帶上具有擴展、快速繁衍與生命力的意涵。



上圖與上述為同一件蠟染背兒帶，除了 lunglungan 的圖案外，在背兒帶兩端有三角錐圖案，這是竹筍的圖案，印尼語為 PUCUKREBUNG，意味新生與快快成長的意涵。

6月14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前往 Di Grha Bimasena 飯店參加由 nurani budaya indonesia、Bimasena 與 The Dharmawangsa 三個團體所策劃的「美麗的樹皮布文化特展」。



展場大致分為 3 個區域，分別為：展示標本展示區（有阪本勇收藏的爪哇樹皮畫、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與中蘇拉威西博物館提供的展品）、樹皮布製作演示區（有兩位來自中蘇拉威西 Kulawi 地區的女子示範製作樹皮布）與演講的會場區。



另外，在會場的另一邊，有一個工坊進行樹皮布製作，這是一位藝術家，他

利用樹皮布作為藝術創作媒材，作為畫布或裝置藝術品。同時有一角販賣與樹皮布相關的商品，如書籍、打棒與樹皮布等。



開幕結束後，則進行 talk show，由一位記者 Ninuk M. Pambudy 舉行，與談人包括阪本勇、Dr. Edi Senyawati 與一位爪哇的樹皮布工藝師 Tedi Permadi。



6月15日 星期五

今天上午雅加達織品博物館館員 Benny 先生帶車來接我們去一個大的織品市場 Pasar Tanah Abang 買一些新製的背兒帶，日後展覽時可以做為教育用品使用。在該市場大樓的地下一樓，左找右找，Benny 找到一家名為 Asia Batik 的商店，說要買傳統的背兒帶。首先，老闆拿出一種背兒帶，這是專門用來背孩子的，圖案非常的中國，包括雙獅、雙喜字、龍等圖案。Benny 說，專門的背兒帶在布的左右兩端有直線條，有的是呈鋸齒狀，Benny 說這是母親的頭髮，對小孩有安撫的作用。其他的 SARUNG 是可以用來背孩子，但不是特定的。另外，背兒帶的長度也要夠長。龍的圖案是男孩子用的，花鳥的圖案通常是女孩子使用。



我們請 BENNY 帶我們去找手工蠟染的背兒帶，於是 BENNY 建議我們去另一個賣場比較有可能買到手工蠟染的背兒帶。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於是我們捨棄去印尼國家博物館的行程，搭乘 bemo 前往 Thamrin City 賣場。找了好一段時間，找不到適合的標本。後來在一個攤位坐下，東聊西聊後，決定買幾件沙龍，但這幾件沙龍是傳統的圖案。我請老闆娘示範背兒帶的使用方式，於是，她找了一條

我們在前一個市場中買到的背兒帶，於是請他示範。因為沒有孩子，無法背，老闆娘又臨時找了一個小孩來示範背孩子，讓我們進行記錄。



步驟 1：將背兒帶張開。



步驟 2：將背兒帶拉到背後。



步驟 3：將小孩抱住。



步驟 4：將背兒帶包覆與支撐小孩臀部。



步驟 5：將背兒帶的另一端繞到頸後進行交纏。



步驟 6：完成。

6月16日 星期六

離開雅加達後，從今天開始共要在中加里曼丹省進行 5 天的田野調查工作。當初之所以選擇到加里曼丹進行調查有幾個原因，第一、因為加里曼丹的主要族群 Dayak 與台灣原住民同屬南島民族，共享許多南島文化特徵，相當值得研究；第二、加里曼丹有相當特殊的背兒帶使用方式以及特殊造型的背兒帶，值得研究與記錄。今年三月，本館邀請中蘇拉威西博物館的考古研究員 Iksam 先生來館進行訪問研究，於是透過 Iksam 幫忙聯繫 Yerson（Yerson 是 Iksam 的大學同學，目前任職於中加里曼丹省的 Museum Balanga）幫忙安排我們在加里曼丹的行程，並請他幫忙擔任導遊。之所以選擇中加里曼丹省主要是聽從 Iksam 的建議，我們希望到的村子可以採訪與拍攝到背兒帶的使用。所以，Iksam 一開始是建議到中或西加里曼丹，經過聯繫後確認到中加里曼丹。Yerson 是 Dayak Ngaju 人，老家就是在 Palangkaraya，宗教信仰 Kaharingan，他的祖父是從西加里曼丹搬到此地的，Yerson 的妻子是 Sanpit 的華人，有一女一子。

首先，我先大致說明一下今天的調查行程，接下來，則為調查內容的整理：

8.00-12.00 進行 Palangkaraya 地區 Dayak 文化調查。

12.00-12.55 午餐。

12.55-18.30 進行 Palangkaraya 地區 Dayak 文化調查。

位於婆羅洲的加里曼丹

婆羅洲是世界上僅次於格陵蘭、新幾內亞的第三大島，分由汶萊、印尼與馬來西亞三個國家所管理。島上面積約 73% 屬於印尼的領土，馬來西亞的領土為婆羅洲的北部的沙巴與沙勞越，約佔島上面積的 26%。汶萊位於婆羅洲的北部海岸地區，約佔島上 1% 的面積。婆羅洲擁有全世界最古老的熱帶雨林區之一。

地理上，婆羅洲的北部與西北部為南中國海，東北部為 Sulu 海，東部為 Celebes 海與 Makassar 海峽，南部為爪哇海與 Karimata 海峽。全島的面積共有 743,330 平方公里，為島嶼東南亞中最大的島嶼。婆羅洲往西為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南為印尼的爪哇島，東為印尼的蘇拉威西，東北部則為菲律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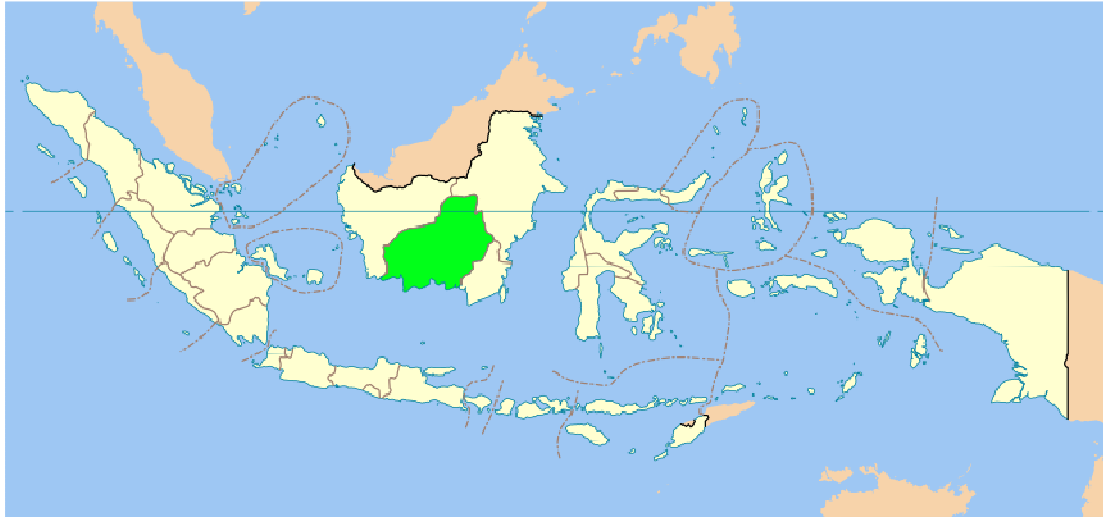
根據 2010 年的人口統計，婆羅洲有約 19,800,000 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有 26 人。大多數的人口聚集在沿海的城市，居住在內陸的人口主要都是沿著河流居住，形成一個個小城鎮與聚落。婆羅洲的主要族群包括 Malay, Banjar, Chinese 與 Dayak。島上主要的宗教信仰為伊斯蘭教與傳統的泛靈信仰。然而，大約有 91% 的 Dayak 人是基督徒，基督宗教是在 19 世紀時由西方的傳教士所帶入。在婆羅洲，有超過 30 個以上的 Dayak 支系居住在此，有些支系的人口數僅有 30-100 人，已經瀕臨滅絕的局面。另外有許多的 Dayak 人，諸如 Kayan, Kenyah, Lun

Bawang/Lun Dayeh, Punan Bah 與 Penan 等，長久以來，他們的生存面臨著與殖民政府、外來移民與伐木業者的抗爭。

加里曼丹（Kalimantan）是印尼在婆羅洲島南部的領土，印尼人稱整個婆羅洲島為加里曼丹島。加里曼丹地區本來是單獨的一個省，之後逐漸分成四個省，即東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和西加里曼丹。加里曼丹北部與東馬來西亞的砂勞越州和沙巴州交接。加里曼丹面積 574,194 平方公里，佔約整個婆羅洲島面積的 3/4。加里曼丹一詞由來不詳。而在馬來西亞的沙勞越，加里曼丹一詞專指在婆羅洲北部某個吃西米的民族。早期加里曼丹受印度文化影響，加里曼丹出土過 5 世紀末的梵文碑文及一些不同時期的佛像，另外也發現了 11 世紀時爪哇式的佛像與印度教的神像。14 世紀時，印度化古國三佛齊控制加里曼丹地區。16 世紀，1777 年，客家人羅芳伯在加里曼丹的西部建立世界首個華人共和國-蘭芳共和國。17 世紀，荷蘭開始在加里曼丹地區建立勢力。1863 年設立了殖民地法規，1884 年滅蘭芳共和國，到 1905 年，荷蘭對加里曼丹地區的控制已相當穩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佔領了整個婆羅洲島。1945 年 8 月 17 日，印尼成立。1950 年，整個加里曼丹地區成為印尼的一個省。1956 年，加里曼丹省分為東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及西加里曼丹三省。1958 年，從南加里曼丹分出中加里曼丹。

關於中加里曼丹省

中加里曼丹省是印尼在婆羅洲島加里曼丹地區的四個省份之一。首府是帕朗卡拉亞(Palangkaraya)，中加里曼丹面積約 153,564 平方公里。中加里曼丹於 2002 年的人口約 1,874,900。位於婆羅洲島中南部地區。東南部接壤南加里曼丹省。南濱爪哇海。西北部接壤西加里曼丹省。北與東北相連東加里曼丹省。西北有山脈，中部與南部是沖積平原，南部部份地區為沼澤地帶。西北山脈有斯赫瓦納山脈和馬勒山脈，二山脈平行延伸。有卡普阿斯河、桑皮特河（Sampit）、Pembuang 河、Aiut 河和拉曼道（Lamandau）等河流。



中加里曼丹省（綠色部分）在印尼中的相對地理位置。

首府 Palangkaraya 及 Sampit 有航空運輸，但其他地方交通極為不便，有些內陸地區完全依賴河運對外聯係，但許多河流的流量受季節影響，極不穩定，影響交通。有一條已經年久失修，從 Palangkaraya 到 Tangkiling 的高速公路，是 1960 年前蘇聯幫印尼修建的。

中加里曼丹是全印尼經濟極不發達的地區之一，這是由於南部有大片沼澤地，以及當地交通困難。中加里曼丹的經濟以農業為主，農作物有稻米、松香、花生、大豆、藤條、野生橡膠、蜂蠟、玉米、甘薯和木薯。有小規模工業，如林木業、碾米、磨麵、木材加工業。製造業有造小型船只、紡織品、和製作念珠。

中加里曼丹省是在 1950 年代成立。1950 年 8 月 14 日，印尼政府發佈了第 21 條的政府規則，將印尼區分成 10 個行政省份。加里曼丹省共包括三個區域，分別是西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與東加里曼丹。先前的 Dayak Besar 與 Katawaringin 自治區於是形成三個區域，分別為 1、kapuas 區；2、Barito 區與 3、Katawaringin 區，這三個區與先前的 Banjar 自治區與東南加里曼丹聯邦合組為南加里曼丹區。1952 年，居住在 Kapuas, Barito 與 Katawaringin 的人們要求將這三個區結合成一個獨立的省。這項訴求在 1954 年初達到高峰，一個稱為 Panitia Penyalur Hasrat Rakyat Kalimantan Tengah (PPHRKT)的委員會於是成立。由 C.C.

Brahim 擔任主席，J.M. Nohan 擔任秘書長。1954 年 6 月 25 日，PPHRKT 的委員會與當時的內政部長會面，要求成立一個新的中加里曼丹省。1954 年 8 月 3 日，PPHRKT 的委員會在 Sampit 宣布希望將加里曼丹劃分為 4 個省份的強力主張。1957 年 1 月 23 日，總督 RTA Milana 成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已決定這個省份的首府。歷經幾次的會議後得到的結論為：在 Pahandut 村附近，在 Kampung Bukit 與在 Bukit Tangkiling 附近。最終，在 1957 年 5 月 23 日公布 1957 年的第 10 條緊急法案，中加里曼丹省的首府改到 Palangka Raya。Palangka Raya 之所以成為首府是因為在地理位置上，它位於這個省份的中央位置。

依據中加里曼丹 Dayak 人的傳統信仰，他們的祖先是經由 Palangka Bulau 所降生的，Palangka 意指神聖的處所，Bulau 意指金或貴重金屬，Raya 意指巨大或眾多。因此，Palangka Raya 意指一個神聖、光輝燦爛與人口眾多的地方。

中加里曼丹是印尼第三大的省，僅次於巴布亞與東加里曼丹，擁有面積 157983 平方公里，其中有 126200 平方公里的森林面積與 18115 平方公里的沼澤面積、4563 平方公里的河川與湖泊面積，4686 平方公里的其他面積。地底同時蘊含著許多重要的礦產，包括煤礦、金、鉛石、銅、高嶺土與寶石等。在地理上，中加里曼丹省位於北緯 1 度到南緯 4 度、東經 116 度之間。北部與東加里曼丹省與西加里曼丹省接壤，南部與南加里曼丹省與爪哇海接壤。在地形上，北部由 Muller Swachner 山脈與丘陵所組成，南部由低地與沼澤所構成。

Dayak 人與其生活型態

Dayak 人是中加里曼丹的原住族群。有好幾個 Dayak 支系居住在此，包括 Dayak Ot Danum, Dayak Ngaju, Dayak Bakumpai, Dayak Maanyan, Dayak, Dayak Lawangan, Dayak Siong Murrung, Dayak Punan, Dayak Sampit, Dayak Kotawaringin Barat, Dayak Katingan, Dayak Bawo, Dayak Taboyan, Dayak Mangkatip 等等。這些 Dayak 的各支系主要是沿著 Kahayan, Katingan, Barito, Kapuas, Seruyan, Lamandau,

Arut, Pangkut 河流居住。現今，中加里曼丹也包含了從 Java, Sumatra, Sulawesi, Papua, Bali, Maluku, Nusa Tenggara 等地遷來的移民。

宗教與信仰

中加里曼丹人的主要官方信仰包括 Islam, Protestant, Catholics, Hindu, Buddha, Kaharingan, Confucian。Kaharingan 是當地原住民傳統的信仰，如今也成為官方承認的宗教之一。Kaharingan 吸納了印度教的部份成分，成為 Hindu Kaharingan 宗教。信仰 Hindu Kaharingan 者主要居住在河川的上游地區，尤其是在 Kahayan 與 Katingan 河。Dayak 人的習俗與文化至今仍深受 Kaharingan 宗教的影響，有部分的觀念甚至對新移民造成影響。

習俗、文化與語言

中加里曼丹 Dayak 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文化表現就是長屋 (Betang)，Keluarga Betang 這句話的意思為和諧的一同居住在長屋之中。當地共有 9 種主要語言與 13 種次要語言。這 9 種主要語言分別為 Malay, Banjar, Ngaju, Manyan, Ot Danum, Katingan, Bakumpai, Tamuan, Sampit。

儀式

居住在中加里曼丹的 Dayak 人主要有幾個重要的儀式：Manyanggar, Nahunan, Tiwah, Wara, Ljambe, Nyorat。Manyanggar 在住屋建造前、公共活動用地開工前所舉行的儀式。Nahunan 是小兒命名儀式，藉此感謝生產過程中母子的身體健康，並且感謝在這過程中提供協助的人們。Tiwah, Wara, Ljambe, Nyorat 是 Kaharingan 信仰者的喪葬儀式，藉由這個儀式引領死者的靈魂前往天堂。

懷孕的儀式

Dayak 人認為，懷孕期間需要舉行特別的儀式。儀式在知道懷孕之初與懷孕 3 個月、7 個月與 9 個月時舉行。懷孕 3 個月時所舉行的儀式稱為 Paleteng

Kalangkang Sawang，這個一是的主要目的在於驅逐從水而來的惡靈，以免擾亂懷孕的母親。懷孕 7 個月所舉行的儀式稱為 Nyaki Ehet 或 Nyaki Dirit，這個儀式中主要挑選一位祖先在生產過程中陪伴與保護母子的平安。懷孕 9 個月時所舉行的儀式稱為 Mangkang Kahang Badak，這個儀式主要防止小孩早產。

為求順產，母親必須配戴由黃銅串珠的腰帶。舉行儀式的供品包括牲禮（雞或豬）、beads for Ehet, Tambak, Behas, Tawur 與供品。懷孕的母親尤其要配戴 Lilis 與 Manas 珠子。

生產

Dayak 人有特殊的生產方式。生產的母親必須在一個稱為 Sanguhhan 的地方生產，生產時，她斜躺在一個躺椅上，頭部在上，比較高，腳在下，比較低。接生者為村落中的產婆負責。生產時必須準備：Kusak Tabuni 盛放胎盤的容器（由竹子編成）、Sembilu 切斷臍帶的竹刀（必須從東方取竹子，象徵新生）、Saok 放置衣服的容器、Paraffin 放熱水的容器與 Kandarrah 洗孩子的容器等。

Maruah Awau 儀式

生產幾天後，當小孩的臍帶開始逐漸收乾與癒合時，必須舉行 Maruah Awau 儀式，意指這個孩子已經開始逐漸適應外在的環境，於是可以被帶出屋外。這個一是的舉行也同時解除孩子的雙親從懷孕起所必須遵守的一些禁忌，這些禁忌確保孩子遭遇到任何生理與心理的異常。舉行儀式所需要準備的東西包括：雞、供品、給小孩的手鐲（Manas）、Tambak, Behas Tawur 等。

Nahunan 儀式

Nahunan 儀式是小孩命名的儀式，藉此感謝生產過程中母子的身體健康，並且感謝在這過程中提供協助的人們。Nahunan 這個字是從 Nahun 這個詞而來，意指一個嬰兒/小孩逐漸成長之意。儀式中所必須準備的物品包括：牲禮（雞或豬）、

珠子 (Manas)、stems of the Sawang Tree, rattan, Rabayan, coconut shoots, Tambak, Behas Tawur, fireplace ashes, sculpture(Hampatung), Tanggui Layah/ Tanggui Dare, 磨刀石等。

Balian Mampandui 儀式

Balian Mampandui 儀式也是小孩的命名儀式，但因為需要更多的時間準備，以及花費更多，所以通常只有經濟狀況較佳的家庭、很難得才有小孩的家庭與期待生男孩的家庭才會舉行。

舉辦這個儀式需要準備的物品包括：sacrificial animals(chicken, pig, cow or buffalo), offerings, beads(Manas and Lilis Lamiang), Sawang tree, coconut shoots, Tambak, Behas Tawur, resin(Nyating), Sahewan Tamiang, sculpture(Hampatung), Tanggui Dare, and others. 其他的物品包括 farming tools, hunting tools, household equipments 等。這個儀式由宗教領袖 (Basir Balian) 執行。

喪葬儀式

Tiwah 是喪禮之後最後一個舉行的儀式，是居住在 Kahayan 與 Kapuas 地區的 Dayak 人舉行。居住在 Barito 地區的 Dayak 人舉行 Ljambe 或 Wara；居住在 Mentaya 與 Katingan 地區的 Dayak 人舉行 Nyorat。這些一是在引導死者的靈魂往天堂。

Kawin Sumbang

Dayak 人有亂倫禁忌 (Kawin Sumbang) 的觀念，他們嚴格進行亂倫的情況。然而，有時候亂倫的情況有時還是會發生。違反亂倫的男女雙方會受到雙方家庭與整個群體的譴責與制裁。這些制裁是爲了防止這樣婚姻關係下所生下的小孩會有生理與心理方面的異常。

此外，Dayak 人也相信，沒有正常的婚姻關係所發生的性行爲會對人們與周

遭的環境造成危害。爲了避免這樣的災難，必須舉行一個 **Pakanan Tambun Tulah** 的儀式。**Tambun Tulah**（**Tambun** 之意爲 **normal**, **Tulah** 之意爲 **abnormal**）是厄運的掌管者，以及造成小孩畸形的肇始者。這個儀式必須準備的物品包括：**sacrificial animals** (chicken or pig), **offering**, **Dulang**(豬槽)等。

Balian Tantulak Ambun Rutas Matei 儀式

死者埋葬之後，需要舉行一個 **Balian Tantulak Ambun Rutas Matei** 儀式將厄運（**Rutas**）趕走，以免對家中成員造成傷害。這個儀式主要開啓了一個將人類的身體回歸到其本源的過程。透過這個儀式，將死者與誕生時切斷的臍帶重新連結起來。接下來，死者的身體將會回到母親的子宮，死者的靈魂以及從土壤與大地而來的物質將會回歸大地。

Ritual of Manajah Antang and Pendeng Sahur Tiwah

Balian Tantulak Ambun Rutas Matei 儀式舉行之後，就是舉行 **Tiwah** 的儀式。在舉行 **Tiwah** 之前，還要舉行一個稱爲 **Manajah Antang and Pendeng Sahur Tiwah** 的儀式。**Manajah Antang** 意指向祖先 **Antang** 詢問導引的方向。**Dayak** 人相信，**Antang** 是提供安全導引的祖先，必須會告知人們該如何作爲。而這個祖先通常以老鷹的型態現身，因此取 **Antang**(eagle)爲名。在這個儀式中，人們會尋找舉辦 **Tiwah** 場地的蛛絲馬跡、舉行 **Tiwah** 儀式的執行者、可以在 **Tiwah** 儀式中提供安全與保護的祖先名單。一旦這個祖先的名單出現了，他們會舉行一個稱爲 **Mampendeng Sahur Tiwah** 的儀式，在儀式中公開這些祖先的名字。這個儀式由宗教領袖 **Tukang Tawur** 所執行。

Tiwah

Tiwah 是信奉 **Kaharingan** 的 **Dayak** 人喪葬儀式中的最後一個儀式。在這個儀式中，死者的身體與靈魂會轉變並回歸到其雙親，來自父親的會回歸到父親，來自母親的會回歸到母親，來自神的會回歸到神，這就是所謂的 **Panyalumpuk** 或

Hambaruan 靈魂。這個儀式結束後，死者會在天堂過著幸福的生活。



舉行二次葬(Tiwah)的儀式後，祖先的骨骸被包裹放在家屋前的二次葬棺木(Sandung)內。Dayak人相信，到這個時候，死者的靈魂才能真正踏上往天堂的道路，也解除了家族的責任。二次葬的棺木有兩種，圖中高高豎起的那個是家族集體的棺木，惟有善死者的骨骸才能放在裡面。旁邊有一個比較低的棺木是惡死者的棺木，是單人的。

The Mask of Sababuka(Topeng Sababuka)

居住在中加里曼丹的 Dayak 人一項特殊的工藝品就是面具 (Sababuka)。這種面具是爲了 Habukung 或 Babukung 活動所特別製作的。在造型上，這類的面具可能有非常嚇人的臉孔、長長的鼻子、大嘴、尖銳的獠牙與外突的舌頭。這類的面具是在喪禮中使用，這樣的儀式通常在晚間舉行。除了配戴面具，舞者有時也會穿著破布，看起來像是妖魔鬼怪。在 Tiwah 儀式中，也會使用這樣的面具。這種面具通常以軟木所製成。



舉行 Babukung 儀式時，舞者戴著造型特殊的面具配合鑼鼓節奏進行舞蹈。

The Myth of Beads

中加里曼丹的 Dayak 人會配戴有幾種的珠子，包括 Lilis Lamiang, Manas Sambelum, Manas Marajan 等。Lilis Lamiang 為紅色、長椎形的瑪瑙珠，是所有珠子中最富意義者，Dayak 人相信這種珠子可以招喚生命之神，因為他們相信這種珠子是從生命之樹（Batang Haring）的果實而來。Manas Sambelum 是藍色、圓形的珠子。Manas Marajan 是圓形、彩色的珠子。

6月17日 星期日

今天我們一大早約 6 點出發，前往另一個 Dayak Ngaju 支系的聚落 Tumbang Malahoi。Yerson 說，相較於 Palangkaraya，Tumbang Malahoi 保留有較為傳統的 Dayak 文化，包括傳統的長屋（Long house）建築與信仰觀念等，對於本次背兒帶與生育習俗等的研究應可記錄到許多資料。我們大約 7.48 到達 Tumbang Malahoi，隨即把握時間開始進行調查，一直到晚間 6.45 才離開。

Tumbang Malahoi 簡介

Tumbang Malahoi 位於 River Malahoi 與 River Baringei 的交會處，River Baringei 比較大，村民主要沿著這條河的兩岸居住；River Malahoi 比較小，像是一條小溪的規模，位置在 Evangelist 教會旁邊的小溪。Yerson 解釋說，Tumbang 是 Dayak 語，意指 river mouth，這個區域的 Dayak 人主要是沿著河流居住，尤其是河流之間的交會處，於是就以河流名稱做為村子名稱。

Tumbang Malahoi 約有 100 個家戶，人口數約 400-500 人，居民屬於 Dayak Ngaju 支系。聚落中有兩個基督教會，分別是 Evangelist 與 Pentecostal，據說原來是天主教最早進來傳教，但因為沒有建立教會，再加上聚落中沒有固定的神職人員，後來當 Pentecostal 傳進後，大多數天主教的信徒轉而改信。居民主要居住在 River Baringei 的兩岸，在我們居住的那一邊名為 Malahoi Datarah，居民主要信仰 Protestant。河的另一邊則稱為 Malahoi Bukit，地勢較高，兩個區域以一座橋相連。Tumbang Malahoi 有兩間小學、一間幼稚園與一間國中。

當地居民的主要生計是收集橡膠，賣出後獲利。價格約為 100 公斤可得 Rp.600.000 元。我們在河上見到一些長方形的黑色橡膠綁成一串，Yerson 說，當地人會用水運的方式，將橡膠運到下游的都市販賣，這是當地主要的經濟來源。此外，當地也進行農耕，園地位於聚落的外緣。

河流是過去主要的交通路線，當以往公路交通不盛行之前，每一家都有一艘船在河邊，做為運輸之用。現在因為公路的開通，以及摩托車、汽車的普及，大部分人普遍使用陸路做為運輸，但是還是有一些家戶仍然用船來運輸。此外，他們的廁所搭在河流旁、在河邊洗澡、洗衣服、釣魚，將豬圈搭在河上，河流也是小朋友最佳的遊樂場。



Tumbang Malahoi 聚落沿著 Baringei 河兩岸居住。

傳統長屋 **Betang Toyoi** 介紹

Betang Toyoi 長屋興建於 1876 年，迄今已有 136 年的歷史。屋子長 3.5 公尺，寬 10 公尺。以第一代的祖先（也就是興建者）Toyoi 命名，根據貼在長屋中的系譜，目前居住在長屋者已有 7 代。

長屋為一非常典型的干欄式建築，中間為主屋，左右兩側各連接一個廚房的附屬建築。長屋為木構建築，主建築為木柱，牆壁與屋頂以樹皮一片一片的搭成。

長屋的入口處在屋的中央位置，必須攀援兩層的木梯才能進到屋內。木梯是以一整根的木材所雕刻成一級一級的造型，旁邊加有把手。我發現，當地人會將鞋子擺在第一個木梯上去的平台上，然後赤腳爬上第二個樓梯，進入屋中。在入口處有兩個看起來年代相當久遠的木雕，分置於樓梯的左右，雕刻的主題為人與老虎（詳細的故事內容如後）。



Betang Toyoi 長屋正面影像。

Second burial and sandung

面對長屋的左邊，為這個長屋家族的二次葬棺木（sandung）與伴隨的木雕像。這個家的 sandung 共有兩個，一個是高架式以木材製成的家族 sandung，在這個旁邊，為一個地上式以水泥製成的 sandung。Yerson 說明，在地上的那個 sandung 是個人型的，是惡死者（亦即意外死亡者）的二次葬棺木。Dayak 人相信，惡死者的靈魂經過 Tiwah 儀式後，也可以回到天堂，但其骨骸不能與其他祖先放置在一起。Sandung 旁邊的矗立的木雕像，為每次舉行 Tiwah 儀式時所製

作，由家人製作，儀式結束後，祖先的骨骸放入家族的 sandung 中，木雕像則立於 sandung 旁。

Yerson 說，Dayak 人認為，死後的世界與活著的世界沒有什麼不同，所以，sandung 基本上就是傳統長屋的縮小版。在 sandung 下方，有許多的盤子，詢問 Yerson 之後得知，這是給祖先的供品。Sandung 旁吊掛的豬下顎骨就是舉行 Tiwah 時所殺的豬。

在 Betang Toyoi 對面豎立了好幾根約 3 公尺以上瘦長的木頭，木頭頂端雕成橢圓形或是有鳥的形狀。Yerson 說，這些木頭是死者的橋樑，他們相信舉行 Tiwah 之後，死者的靈魂會沿著這根木頭往天堂去，鳥的名字為 patar，死者靈魂會乘著這鳥到達天堂。



這些木頭是死者的橋樑，他們相信舉行 Tiwah 之後，死者的靈魂會沿著這根木頭往天堂去。

Interior structure

進入長屋，從門口到另一頭的窗戶為一個長方形的公共空間，明顯可見有 4 根相當大的木頭做為支柱。Yerson 說，這個木頭是 iron wood，相當堅硬，這 4 根鐵木在結構上是整個長屋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必須選用最堅硬的木材。經過了一百多年，這 4 根家屋主柱依然堅固。這個公共空間是所有長屋成員的公共領域，在這裡他們接待外來的賓客、舉行共同的祭儀。

在大門上方有一個從屋頂垂下的神龕，這裡是進行祭儀時，擺放給祖先供品的地方，神龕上方的屋頂結構有四幅木雕，在神龕正上方的是太陽之子（上）與月亮之子（下），左邊為一個人拿槍射擊的木雕板，右邊為一支奔跑老虎的木雕板。在旁邊又有兩個木雕神像，也就是保護這個長屋的保護神。

在大門口的屋簷下，有 4 幅上色的木雕板，其中一幅是兩個人的圖樣，Yerson 說，這是告訴 Dayak 人要與其他族群的人和平相處。

公共空間右上角的柱子旁有固定著兩個木雕，這兩個木雕原本是放在長屋的入口處，是長屋建造完成後就雕成的。這兩個木雕說明了加里曼丹為何沒有老虎。很久以前，發生饑荒，一隻懷孕的母老虎找不到東西吃，於是下山來走到人類居住的區域，看到一位女子，就將女子吃了。因此，有一個木雕就是雕刻這隻母老虎吃這位女子的情況，母老虎的腳下有一顆人頭。這個女子的丈夫始終找不到妻子，最後才知道妻子被老虎吃了，於是，他發誓要殺盡加里曼丹的所有老虎。所以，另一個木雕所刻劃的就是女子的丈夫趁著這隻母老虎的配偶-公老虎抓住其他動物的時候，趁其不備，拿著武器從公老虎的背後刺殺牠。

在這兩個木雕旁邊有一塊長方形的木雕板，上面雕刻著花草紋樣。Yerson 說，這是過去，如果這個家中有非常漂亮的未婚女子，會雕一個這樣的木雕板放在女子房間的門上做為裝飾。

長屋公共空間的兩側為生活的空間，中間為一條走道，左右各有 2 個房間，每個小家庭居住在一個房間中。家長居住在大門入口處左邊的那一個房間。長屋

的左右兩端為廚房，每個小家庭在廚房中有獨立的灶，灶以三顆石頭搭成。灶的上方有一個木架，每個家庭各自放置自己的木材在自己的灶上方的木架。居住在長屋中的各個家庭雖然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但卻是自炊自食，每個家庭在自己的灶煮自己家庭的食物。吃飯時，則與自己小家庭的成員在自己房間前的走道共食。

生育習俗與背兒帶文化

婦女得知懷孕第一胎時，要在長屋的公共空間舉行一個稱為 *Nyaki Birit* 的儀式，祝禱小孩從懷孕到生產過程的平安。懷孕 7 個月後，由於肚子越來越大，母親的工作量會逐漸減少，在本地的 *Dayak* 習俗中，懷孕的母親也會節制自己的飲食，每餐吃少一些。如果感覺孩子在肚子的右邊則是男孩，在左邊則是女孩。

生產由產婆來家中協助生產，孩子生出來後，以一種竹編籃，稱為 *Kusak Tabuni* 來放胎盤。當地人認為胎盤是有性別的，胎盤的性別與孩子的性別正好相反。因此，胎盤與孩子是最早的同胞關係。將胎盤放到竹編籃後，要妥善將胎盤埋葬，他們認為若將胎盤埋在道路的中間，因為道路的人來人往，以後這個孩子會很有人緣。埋葬胎盤時還要準備一點錢與雞肉做為給胎盤的供品。

小孩出生 3 天後，舉行一個稱為 *Maruah Awau* 的儀式，準備雞肉、豬肉、布、飯、錢與 *entang* 一件，將小孩的衣服脫光，帶到屋外，進行儀式。

孩子生下 1 周到 1 歲，所使用的背兒帶稱為 *entang*。過去的 *entang* 是由 *Nyamu*（麵包樹）所製成，此外，過去也曾以鳳梨纖維 *nanas* 織成的布當做材料，但現在都是用工廠生產的背兒帶，稱為 *tinpong*。*Mungen* 表示他未曾見過以 *Nyamu* 樹皮製成的 *entang*，只是從母親的口中聽過，猜測據今約 100 年前就不會製作了。

小孩 1 歲以後到 3 歲之間，因為小孩已經可以站立了，所以可以用背籃來背負小孩。背籃有兩種，一種稱為 *Keba*，一種稱為 *Lontong*。*Keba* 在造型上呈立體的長方形，以藤編成。*Lontong* 為一個底小，但上方開口較大的背籃，*Lontong*

因而在造型上呈現有曲線。

當地的 Dayak 人以 Keba 背負男孩，以 Lontong 背負女孩。小孩除了站立外，也可以在較大的背簍底面加一塊布，小孩可以直接坐在裡面。Keba 男女皆可製作，Lontong 則僅由女性製作。

詢問 Mungen 關於背兒帶的餽贈習俗。Mungen 說，她一共有 4 個孩子，每個孩子有一件 entang，通常用到小孩 1 歲以後 entang 也就顯得破爛不堪了，所以就直接丟棄，不會傳給下一個小孩。孩子出生後，entang 可以是娘家的母親或是婆婆，或是其他人贈送的禮物，甚至可以自己去買一條，在這個方面並無任何特別的規定。

6月18日 星期一

今天早上利用時間進行當地三種背兒器具：entang、lontong 與 Keba 的使用方式記錄。首先，我們請他們先示範 entang 的使用。報導人拿出一條背兒帶 entang，這個形式的背兒帶與我們在雅加達的織品市場採買到的中國圖樣背兒帶相同。首先，她先用手抓抓背兒帶，將背兒帶成爲一條寬度較窄的布條，然後右肩左斜，將結打在右胸前，於是在左胸前與左手腋下將布拉開，就形成了一個半圓弧的空間，可以放置小孩。如果背負的距離不遠，不必打結，只要稍微交纏一下即可，交纏的位置可以在胸前，也可以在肩後。如果要出遠門，則要在胸前打一個比較堅固的雙結。



小孩出生後到1歲背兒帶(entang)的使用方式。

使用 Lontong 時，先在一塊布墊在 Lontong 底部，小女孩才坐進去。母親以背簍上的藤製背帶將背簍背起，此時母親的臉朝前，小女孩的臉朝後。由於背簍有曲線的造型，剛好符合背負者背部的曲線，這是一個具有人體工學的設計。



一歲以上的女孩使用 Lontong 背簍來背負。

Keba 的型制與 Lontong 不同，報導人說，男女都可以製作 Keba，但 Lontong 只有女性才能製作。同時，Keba 主要用來背負男孩，Lontong 主要用來背負女孩。



記錄完畢，我們搭車返回 Palangkaraya。

6月19日 星期二

大規模的熱帶栽培業農場

今天一大早，我們搭車前往位於中加里曼丹省北部的 Tumbang Kalang。前往 Tumbang Kalang 的路上，放眼望去皆是大量被砍伐的原始林，以及砍伐後被大規模的改種橡膠與油棕的熱帶栽培業農場。因為地方政府沒有妥善維護地方道路，司機帶我們走熱帶栽培場裡的道路，雖然路程的公里數比較長，但是路況比較好。車行遍種油棕的熱帶栽培業農場真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經驗，你實在無法想像，在所望過去直到天際的那一頭，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油棕田，規模之龐大，讓人嘆為觀止。這個時節正是油棕收成的季節，我們下車進行記錄，看到工人拿起前端為斧狀的長工具，伸到油棕果實旁用力將一大串的果實切斷，另有一個工人將掉落的油棕串撿起放到單輪推車上，另有一位婦女，撿拾掉落的單顆油棕，然後將採收的油棕集中到路邊，等待工廠卡車的收集。在路上，我們也發現有一些來自爪哇的季節性勞工，來這裡進行油棕收集的工作。油棕場分成好幾個區塊，每一個區塊都有編號。廠內也有好幾區的宿舍區，給工人住宿之用。裡面，還有一個做初級榨油的工廠，油棕果實先在這裡進行初榨後，再將油運輸到外地精鍊。



初遇 Tumbang Kalang

約下午 3.30 左右，我們終於到達 Tumbang Kalang。由於我們所居住的地方在河的另一邊，於是，我們必須先搬著沈重的行李，先從這一岸走一個極窄的木梯，到河邊後，再由住宿的主人行船將我們載到對岸。民宿主人將船停在一個木頭碼頭旁，看來每一戶都有一個木頭碼頭，碼頭上有一個如 Tumbang Malahoi 一樣的水上廁所。下船後，走上木頭碼頭，還必須走一段獨木橋才能到達木梯，沿級爬上，就是民宿主人的家。民宿主人名 Betly，今年約 42 歲，他是當地國小的教員。

Tumbang Kalang, Kuluk Talawang 與 Tumbang Maya 同屬一個行政區，戶數約有 700 戶，人數約有 1700 人。但其中以 Tumbang Kalang 的人數最多，約有 600 戶。這裡的居民屬於 Dayak Ot-Danum 支系。居民以收集橡膠、藤、伐木與淘金為主要的生計方式。



Betly 家對面的家屋右邊的院子中，有一個小祭壇，祭壇的形式彷彿如 Dayak 家屋的造型，亦即干欄式建築，有一根木梯從祭壇門口到地面。祭壇內部放置著塑膠碟、盤、碗與杯，另外有 4 個豬的下顎骨掛在祭壇旁邊的木板上。祭壇下左右豎立著兩個木製人像保護神。Betly 家屋旁邊有一群婦女與小孩在那裡聊天與玩耍，我發現有一個小女孩戴著項鍊（rantai）與手鍊（galang）。項鍊為一條以細小的彩色玻璃中串接而成，項鍊中間為一個黑色的物件。Yerson 解釋，這個黑色物件內部裝有木頭，外面包布，是用來保護這個孩子的東西。rantai 使用前，由父親、母親、祖父母或是祭司來進行儀式，以白雞的血塗抹在 rantai 上，祈求能將惡靈逐出，不要接近這個孩子的身體。小女孩所戴的手鍊也是 Dayak 人認為重要的藍珠與瑪瑙珠。



Yerson 與 Betly 帶著我們沿路看並且尋找是否有人可以出售 Keba。我們走到一家，我發現在家門口的左上角吊掛著一個深咖啡色的玻璃瓶，瓶子旁邊還有一些纖維編結的東西。Yerson 說，這是家中的避邪物（minyak panyangga），瓶子裡裝著藤、椰子油、木頭等物件。以前沒有玻璃瓶的時候，會使用竹子或是石頭製成的容器來裝這些東西。此外，家門口上方有一個竹編三角形的編器，這是這個家的祭龕，舉行祭儀時放置祭品的地方。

參加 Babukung 儀式

晚餐後，約 8 點，Yerson, Betly, Betly 之長子與我，當然還有船夫，搭著動力船往下游去，前往 Tumbang Maya 參加 Babukung。船身很窄且淺，正說明了這條河流的深度並不深。晚上行船，相當舒服，滿天星斗，遠眺銀河。約一個小時後到達 Tumbang Maya，Betly 先下船確認位置並徵得喪家同意後，我們下船，登爬一段非常陡且窄的木梯後，到達喪家的門前。喪家也是一棟干欄式的建築，房子內部燈火通明，屋外有許多小孩與年輕人。敲鑼打鼓的聲音從屋內傳出來。

我們在不明狀況之下，戰戰兢兢的登上樓梯，進入屋內。一看，竟然整個屋子已經都是人。棺木放置在屋子的右上角，從屋樑上吊下兩個木棍，用布搭成一個三角形的覆蓋懸在棺木之上，上面還鋪著幾件衣服、蓆子等物品。房子入口處的右邊，有幾個年輕人在敲鑼打鼓。女人大部分人坐在棺木後面的位置，她們成爲一個一個小團體的打牌或聊天。男人大約坐在門口到棺木前方的位置，小孩主要坐在鑼鼓的旁邊，但他們主要坐在這個區域的邊緣，將門口到棺木留出一大塊空間。

Yerson 告訴我，死者今年 25 歲，昨日（18 日）使用電瓶電魚時，不小心電擊而死，預計在 25 日埋葬。從今天晚上到 24 日晚上，每晚大家都會聚集到這裡舉行 Babukung 的儀式。在這個儀式中，會有一批批的人，戴著不同形象的面具（sababuka）搭配鑼鼓的聲音舞動。Yerson 告訴我，Kaharinga 的信仰中，認爲萬物都是有靈的，這些不同形象的面具代表著這個世界不同的精靈，人一旦帶上這些不同形象的面具，就會被這些靈所附身。這個儀式中，不同的靈就是代表著世界上這些可見與不可見的精靈，都來協助死者前往天堂，所以，死者是不孤單的。

這些面具都是由村民自己自發性的製作，村中並沒有製作這種面具的專業人士，他們通常是發生死亡事件後，才臨時依據自己想要的形象進行製作。他們相信，戴上面具，這樣的靈就會附身在這個戴面具者身上。死者埋葬後，他們會將這些面具隨著河流流走。他們相信，此時，這些面具的靈已經伴隨著死者到天堂去了，面具已經不再具有神聖的意涵，所以要放水流走。Yerson 問村民，是否可以收藏這樣的面具。當地人回覆說，因爲已經沒有神靈了，收藏是沒有問題的。在儀式中戴面具的舞者是志願參加的，不拘性別，各種年齡層的人都可以參加，其他村子的人有可以志願來參加。



Yerson 說，棺木是以榴槤木製成的，棺木上懸吊的三角形裝置當地人稱為 Hinau。棺木旁邊放著一盤給死者的食物與一杯咖啡，另外還有一個圓壺，壺內燒著木材，冒煙，如同我們燒檀香的那種效果。此外，有好幾個不同形象的面具放在棺木的旁邊。棺木的一端放著一個鑼。Yerson 告訴我，圍坐在棺木附近的都是死者比較親近的家人。我問 Yerson，屍體停放這麼多天，會不會發臭，尤其在這麼炎熱的天氣。Yerson 說，當地人有處理屍體的特殊方式，他們使用香料，因此不會有臭味。Yerson 更進一步說，死亡後到埋葬這一段時間的晚上，每晚都舉行 Babukung 的儀式，直到晚上的 2、3 點。隔天早上，喪家一樣如同平日般的上山工作，僅僅將家門關閉而已。

我們坐定不久，伴隨著鑼鼓的聲音，有 3 個應該是青少年戴著日本卡通「火影忍者」的面具從門口走進來，他們自然的擺動身體，有時雙手握拳、稍稍蹲下，舞步相當隨性，但是在這麼遙遠的村子中看到日本卡通面具，真是一件奇異的感覺。這三個青少年結束後，又從大門離開，接下來則是幾個青少年、小孩與男女

分別戴著不同形象的面具，陸陸續續的進來「跳舞」。這些面具真是無奇不有，有的只是用瓦楞紙簡單的割繪出面具的形象，有的面具則有複雜與誇張的造型，例如龍。舞者也會搭配面具以沙龍將自己整個圍起來，或是拿著以竹段切成的一個工具，一邊跳舞，一邊製造聲響，伴隨著鑼鼓的旋律舞動身體。

我發現，當每一組舞者結束前，他們會走向棺木前，以左腳輕碰棺木。Yerson 說，Dayak 人認為左邊與壞的事情有關，右邊與好的事情有關，因此以左腳碰棺木是有其象徵意涵的。此外，碰棺木也意味著精靈要叫醒死者的靈魂，要帶著死者的靈魂一同上天堂。所以，整個 Babukung 的儀式也就是一個要讓死者靈魂快樂的儀式，如此才能帶著死者的靈魂一同往天堂去。

此外，我發現，在有些面具上有時會掛著紙鈔。Yerson 說，紙鈔是其他人協助喪家的一種給錢的方式，亦即其他人會透過這個方式給喪家一些錢，協助他們治喪。所以，在跳舞結束之前，死者的父親會拿著剪刀將掛在面具上的紙鈔剪下。另外，喪家也會準備雞蛋、檳榔、荖葉、香煙、飯，甚至是活的小雞等以繩子綁起來，掛到面具上，做為給面具神靈的供品。有時候，舞者一面跳舞，喪家有人拿著酒到給舞者喝。

將近 10 點，Yerson 告訴死者之父我們預計離開，死者之父告訴我們待會兒會提供一些點心，請我們用完點心後再離開。10 點多，婦女們從屋後將一盤盤的點心送出，點心是糯米飯（飯應該有加椰奶）與一杯紅茶。離開之前，Yerson 告訴我，是否可以給喪家一點錢做為禮金？我問 Yerson，一般要給多少錢？Yerson 說，他要給 Rp.100,000 元，於是我也致送同樣的金額。幫我們離開時，死者父親還特地送我們到樓下。我們約 10 點半離開 Tumbang Maya，回到住宿的地方已經 11 點多了。

6月20日 星期三

調查 Tuluk Talawang 的背兒帶

早餐後，我們一行人搭船前往上游的 Tuluk Talawang。Yerson 說，過去這條河原是相當清澈與美麗的，因為河流沿岸的非法掏金，掏金船以馬達將河底的泥沙抽起來，到船上後過濾掏金，然後將混濁的泥水排回河流內，如此，不但使整條河流呈現黃濁的情況，這種非法掏金的作業也嚴重影響河流的生態。

約 20 分鐘後，到達 Tuluk Talawang，這是一個非常小的聚落。我們在河邊的木碼頭下船，攀爬一根窄且陡的木梯後，到達聚落。Betly 帶著我們來到一個家拜訪，這個家並不大，有老奶奶、兒子、媳婦與一女（較大）與一子（1 歲）。進到屋內，媳婦就去泡咖啡請我們喝。在屋子一近門的右邊，我看到從屋樑上垂掛下來一個搖籃 tuiyang。我們請 Yerson 幫我們問問看是否能示範使用 tuiyang 的方式，以及那種將孩子整個綁起來的睡覺方式。翻譯結束，這家的媳婦就帶著小男孩到 tuiyang 去，小孩先坐在搖籃上，母親再拿另一塊長布，將小孩從頭以下纏繞身體的部位。然後，再開始搖動哄小孩睡覺。Yerson 說，這種姿勢稱為 Nabokong，小孩還小的時候，睡覺前先綁起來，睡著後解開，讓孩子平躺在搖籃中睡覺。



接下來，開始進行當地背兒帶使用情況的訪談。受訪者：Ramintan，現年 61 歲。屬 Dayak Ot-Danum 支系。

在當地用來背孩子的物品有兩種，分別為 entang 與 Lontong（這個地區沒有使用 Keba 背孩子的習俗）。Entang 在過去是以樹皮製成，現在則是市場買來、工廠製作的布背兒帶。Lontong 是背籃，1-3 歲的孩子可以用背籃。在 Tuluk Talawang 有特別用來背孩子的背籃，這樣的背籃是多色的，而且還有圖案。老婦人說，背籃上的圖案都有特殊的意義，只是她不清楚。

接著，她拿出一個背兒的 Lontong，造型與 Tumbang Malahoi 相同，只是背籃上因為加入藍與粉紅色的籐條，編織之後呈現圖案。Yerson 說，Lontong 也是用籐條所編成，這種籐名為 sigi，質地特別的堅韌，因此可以用來背負重物。除了實用性的功能，sigi 這種籐也具有信仰上的意義。相傳遠古時，有一對天神到人間，發現人間空無一物，於是這一對天神將他們身體上的所有器官變成大地的萬物，例如男神的血管變成 SIGI 這種籐、眼睛變成檳榔、耳朵變成荖葉、骨頭變成鐵木等。因為 sigi 是由血管所變成，所以特別具有保護的功用，同時也象徵著血緣，因而被用來做為製作 Lontong 的材料。

Lontong 製作完成後，要準備 egg, or chicken meat, holy water (當地語稱為 Tampung tawar), rice, betel nut, betel nut leaves 等物品來舉行祭儀。口中念著禱詞：

Nyaki ku ikau akan manjaga anak ku, Bara taluh Papa bahaya, Mangat ikau barigas tuntang abas.

Dia balasut badarem, Awi ikau bara uhat Mangkn Amat Sangen. Nyai Jaya Sangiang hewbei huran.

英文翻譯為：

Lontong, I hope you keep my baby from the bad things.

I knew you are from the Mangkn Amat Sangen and Nyai Jaya Sangiang formerly.

男神名（夫）

女神名（妻）

Yerson 又告訴我，lontong 是有魔力的，如果妻子移情別戀要離開家，可以取 lontong 的一小部分燒成灰燼後放在食物中，讓妻子喝了之後，妻子就會回心轉意。Lontong 可以連續使用來背負不同的孩子，若真的已經不能使用時，仍然會留下一部分加以保存。因為當地人相信 lontong 上是有精靈的，這個善的精靈可以繼續保護這個家。

我進一步詢問，如果 Lontong 要讓出時，是否需要舉行儀式？經詢問後，老婦人說有，她要進行這個儀式讓我們記錄。於是，在意外之下，我們得以記錄到這個「離開」或「切斷的儀式」。準備儀式所需的物品：雞蛋（或雞血）、聖水、香。老婦人首先對媳婦說了一連串的話，然後媳婦就往後走到廚房。我想，或許媳婦去準備儀式的東西，於是，我拿著相機跟著過去。媳婦的動作很快，當我到達廚房時，她正蹲在廚房的地板上，手中拿著一個綠色的植物葉子。經過一番比手畫腳之後，才知道這是屋外椰子的一片葉子，她取一段葉子、對摺、用指甲切成幾個小段，在用其中的一小段綁起來，最後做成一個像刷子的東西。接著，她拿一個馬克杯，加一些水，叫女兒拿了一瓶香水，倒一些在馬克杯裡，這就是 holy water。然後，在將椰子葉刷放在馬克杯內。然後，她將聖水、一顆雞蛋與一把鐵刀，一同放在一個塑膠盤子上，拿到前方的客廳，放置在 Lontong 的旁邊。此外，她又拿出一個小鐵鍋，裡面先燒一些紙，將削下的木材（有香氣的）碎屑加到小鐵鍋中燒。Yerson 說：這是香。

舉行儀式時，首先將一些香放入有火的小鐵鍋中，拿起塑膠盤（盤內有聖水、雞蛋與刀）在火上繞一個圓圈，放下。用鐵刀將雞蛋敲一個小洞，用手將小洞的蛋殼撥開，手指沾蛋液，以點狀的方式塗抹在 Lontong 的口緣、側邊，一邊點，Betly 口中一邊念念有詞。然後將雞蛋放回盤子。接著，老婦人拿起聖水，以椰子葉刷將聖水點在 Lontong 的口緣、側邊與內部，Betly 一樣口中念念有詞。（Yerson 後來解釋說，這是聖水潔淨的方式）接下來，老婦人在小鐵鍋中再加入一些香，然後雙手舉起 Lontong，在火上繞 8 次的圈，口中念念有詞：

Ikau tuh, huran akan miubit tuntang manjaga awau deugan hakekat doa tuntang tege gauam.

Tuh ikau ndai, umba uluh mangat bujur buah uh tuntang palus manjaga araw adat budaya sullen Dayak.

英文翻譯如下：

You are Lontong formerly used to carry baby and keep it with care and have spirit. But now you are joining or moving to another person. I hope you keep Dayak's culture and tradition.

結束後，將 Lontong 放回，結束儀式。



接著，我請媳婦唱搖籃曲。媳婦名 Hermawati，現年 27 歲。

曲名：*patiruh anak* (to sleep baby)

<i>Tiruh anak jejagan damang</i>	Please sleep, my son.
<i>Maugat ikau belum sanang</i>	Please sleep, don't naughty
<i>Tiruh anak je bani nyai</i>	Please sleep, my daughter
<i>Tiruh ikau je rati-rati</i>	Please sleep, don't naughty
<i>Mangat ikau tau nupi</i>	You have a nice sleep.
<i>Nupi kare tiah rajaki</i>	You have a lucky. (it means a nice sleep will give him/her lucky)

拜訪 **Tumbang Maya**

下午約 3.32 分，我們抵達 Tumbang Maya，前往拜訪一個家戶。這個家戶的主人名為 Peo，現年 60 歲。詢問家中有沒有 Keba，有一個 Peo 製作的。這時才知道，在這個地區像 Keba 這類的背簍當地稱為 Randong 而不叫 Keba。

這一個 Randong 是 Peo 所製作的，約已使用 12 年，主要以 sigi 藤製成。在 Tumbang Maya，用來背負孩子的物件有 3 種，分別名為 entang, Lontong 與 Randong。在本地，Randong 可以用來背東西，也可以背孩子（6 個月到 3 歲）。過去，entang 是家中的祖父以 Nyamu 樹皮打製而成，但現在技術已經失傳，現在則從外面買工廠製的。



6月21日 星期四

早上約 8 點半，Betly 的鄰居帶我們到前方的樹林中看如何收集橡膠。他首先帶我們去一棵非常老的橡膠樹，後來再到一處比較年輕的橡膠樹。他拿著將一把將前端彎成 U 字形的鐮刀，在橡膠樹上斜割兩道，將樹的外層割除。刀子一劃過，白色的橡膠汁液便隨著流出。最後集中到放在樹底的一個寶特瓶罐子中。

記錄橡膠採集過程後，在路上見到一個祭屋 karamat，屋下擺放著好幾個石塊與一個木雕像。Yerson 說，這些都是神靈。在 Betly 斜對面的那個家屋大門口的左上角吊掛著蜂巢、Hampatung 與好幾個乾的植物（類似葫蘆瓜）。Yerson 說，那個也是用來避邪。



回到 Betly 的家，人慢慢的聚集到這裡。先示範搖籃的使用。示範者：母親

Winie，孩子約 2 歲。首先，母親讓孩子先坐在搖籃裡，搖幾次後，將搖籃一端的布弄成一個袋狀，讓小孩能夠躺進去，搖動幾次後，小孩慢慢感到愛睏，逐漸睡著。母親一邊搖著孩子，一邊唱著搖籃曲。



Tiruh anak jagau linga
Tiruh anak nutup mata
Tiruh berbay Ela dia nutup mata
Tiruh ikau jagau linga

Please sleep my boy.
Please close your eyes.
Baby, please close your eyes.
Please sleep, my handsome boy.

.....
Tiruh ikau anak bugu
Tiruh ikau sampai audau Ambu
Tiruh ikau bugu balemu
Tiruh anak bugu tempu

Please sleep my youngest boy.
Please sleep as long as possible.
Please sleep my good boy.
Please sleep my good youngest boy.

.....
Ela nakal ikau bungas jagan
Tiruh sampai bentule audau
Ikau iasuh awi anak kariau
Tiruh sampai beutule audau

Please don't naughty, my son.
Please sleep until the afternoon.
You are protected by angle of "Kariau".
Please sleep until the afternoon.

接下來，我就搖籃上所掛的那一大串物件，逐一詢問：



這是一種果實（類似南瓜）的頂端，其功用在於讓模糊鬼的眼睛，讓鬼看不見在搖籃中的小孩。



蝸牛外殼，當地名稱爲 parentung。具有吞食鬼怪的能力。



jarangau，這是一種類似薑的植物（是不是薑黃？）。這是一種特殊的植物，如同洋蔥，這種植物讓鬼的眼睛無法張開。這種植物對從水中而來的鬼怪特別具有保護的功用。



sakahut，這是一種植物的果實，特別能防禦從森林來的鬼怪。



pindingrambat，這是用 sigi 藤所編製的藤環。這種藤環特別可以防禦由人類而來的壞事，可以讓人類有好的心腸。



Hampatung，以鐵木為材料，名字為 Tabalien manang。



buntagnunang。這是一種木材，通常用來燃燒後產生煙，就像香的功用一樣。其功效讓鬼怪的眼睛無法張開、耳朵無法聽、嘴巴無法說話，如此鬼怪對小孩就不會造成傷害。

調查結束後，約上午 11 點左右，我們搭車返回 Palangkaraya。

6月22日 星期五

因為早上要搭乘 6.50 的班機回雅加達轉機前往蘇拉威西，於是約 5 點在飯店的 lobby 集合，預定搭飯店的 shuttle bus 前往 Palangkaraya 機場。6.50 的班機從 Palangkaraya 前往 JKT，到達時間為 8.30。領取行李後，隨即再進行登機，搭乘 10.35 的班機從 JKT 前往 Makassar，在下午 2 點我們到達 Makassar 的 Bandara Sultan Hasanuddin Airport，這是在 2008 年新落成使用的，所以一切的設施都非常新穎。我們在下午 3 點出關，買了一些飲料與水，搭包車前往 Rantepao。

離開 Makassar 機場後，整條公路的路況很糟，很多地方因為修路的緣故，造成交通阻塞，車子走走停停，車速也無法加快。我們沒有進入 Makassar 的市區，從機場直接往 Parepare 前去。大約在 5.50 時到達一家位於海邊的餐廳，吃完晚餐，略事休息之後，我們隨即出發前往 Parepare。Parepare 在行政區上屬於南蘇拉威西省，距離 Makassar 約有 155 公里。根據 2010 年的人口統計，人口數有 129542 人，以 Bugis 為主要族群。

從 Parepare 以上就必須爬山了，車子轉向山區。然而，從 Parepare 往 Rantepao 的路並未如我們原來想像的那麼荒涼，沿路上一直都有住戶或是商店。車行好久好久的距離，終於在 10 點多到達 Rantepao，首先經過一個噴水池圓環。我們還以為已經到了，然而，我們住宿的地點似乎不在這裡，而司機也不知道飯店確切的位置。經過幾番找路、走錯路、問人之後，終於在 11 點到達住宿的飯店。這時，大家都已經精疲力竭，從我們 3 點離開 Makassar 機場，到 11 點抵達飯店，一共花費了 8 個小時的時間，車行 328 公里。

6月23日 星期六

昨天從清晨五點開始，從中加里曼丹省的首府 Palangkaraya 先搭飛機到雅加達，再從雅加達轉機到南蘇拉威西省 Makarssar 市，再從 Makarssar 是搭車經 Parepare 轉往中蘇拉威西省的中部山區，也就是一般稱 Toraja 族群居住的 Tana Toraja 地區中較大的城市 Rantepao，到達時已經是晚上 11 點。

今天一大早，我們約 7 點起床，盥洗、簡單吃完早餐後出發，前往 Rantepao 市內趕在 8 點與 Todi 先生見面。Todi 先生是 Rantepao Toraja 人，現年 54 歲，經營當地一家相當著名的古董店。由於工作的關係，他經常有機會拜訪 Tana Toraja 地區各地不同的 Toraja 村落，對整個 Toraja 的歷史、社會與文化有一定的瞭解。經過前一段在加里曼丹的田野調查經驗，我也發現，在進行以背兒帶為主題的調查時，絕不能忽略調查地點的整體社會與文化脈絡。亦即背兒帶是一種物質的表現，是一種關於人的成長有關的「物」。然而，此「物」必須放進該社會的文化脈絡中才会有深刻的意義，否則僅僅針對背兒帶本身進行調查，只會獲得這件「物」的描述性資料（description information）。因此，我在進行背兒帶調查時，絕不能忽略當地社會的歷史與文化，甚至是信仰觀念。在接下來的調查中，這種脈絡性的資料成為我調查過程中的開端，然後再將背兒帶的主題帶入。

首先，我先大致說明一下今天的調查行程，接下來，則為調查內容的整理：

8.00-12.00 調查 Rantepao 與 Alang-alang 地區。

12.00-12.50 午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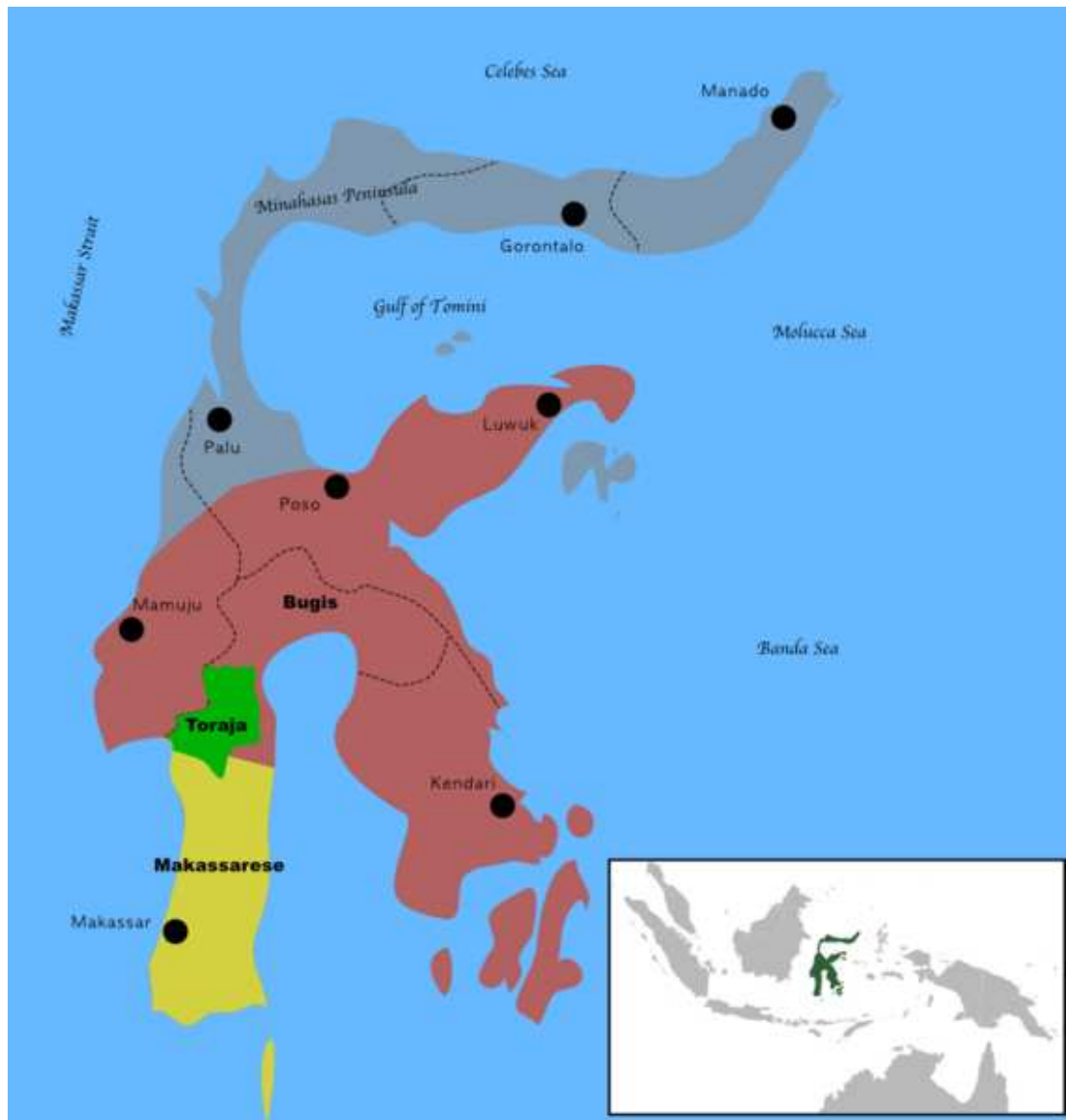
12.50-18.00 調查 Bori Kalimbung 地區。

18.00- 返回 Rantepao。

屬於南島民族的 Toraja 人

Toraja 是居住在印尼南蘇拉威西省山區的原住族群，人口數大約有 650,000 人，其中大約 450,000 人仍然居住在 Tana Toraja (Land of Toraja) 地區。根據研究，

有些學者主張，Toraja 的祖先是從安南(Annam)或印度支那 (Indochina) 沿著亞洲大陸坐船而到達本地。雖著這樣的起源說法仍舊處於辯論的狀態中，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亦即 Toraja 文化中包含著許多南島文化的成分。大多數的 Toraja 人信奉基督宗教，其他包括伊斯蘭教與傳統的泛靈信仰（當地語稱為 aluk），印尼官方認定這種傳統的泛靈信仰為 Aluk To Dolo (意指 Way of the Ancestors)。



蘇拉威西主要族群的分布圖。Toraja 為圖中綠色的部分，位於黃色的 Makassar 人與棕色的 Bugis 人中間。

Toraja 這個字是從 Bugis 的語言 rija 而來，意指「居在高處的人」。荷蘭殖民政府在 1909 年將這一群人命名為 Toraja。Toraja 人文化中特別出名的是其喪葬儀式、岩洞的埋葬方式、傳統建築 tongkonan 與精緻多彩的木雕。Toraja 的葬禮是一場重要的社會活動，通常會有數以百計的人們前來參加，而且儀式會持續好幾天。

20 世紀前，Toraja 人住在自治自主的村落中，以泛靈信仰為主，且相對的與外界隔離。在 1900 年代早期，荷蘭傳教士來到這個地區，進行傳教的工作。從 1970 年代開始，Tana Toraja 地區逐漸與外界產生更密切的互動，進而成為印尼觀光業的一個代表地區。直到 1990 年代，隨著觀光業的快速發展，Toraja 當地社會也產生重大的改變，從農業生產的模式轉變成更具有商業色彩的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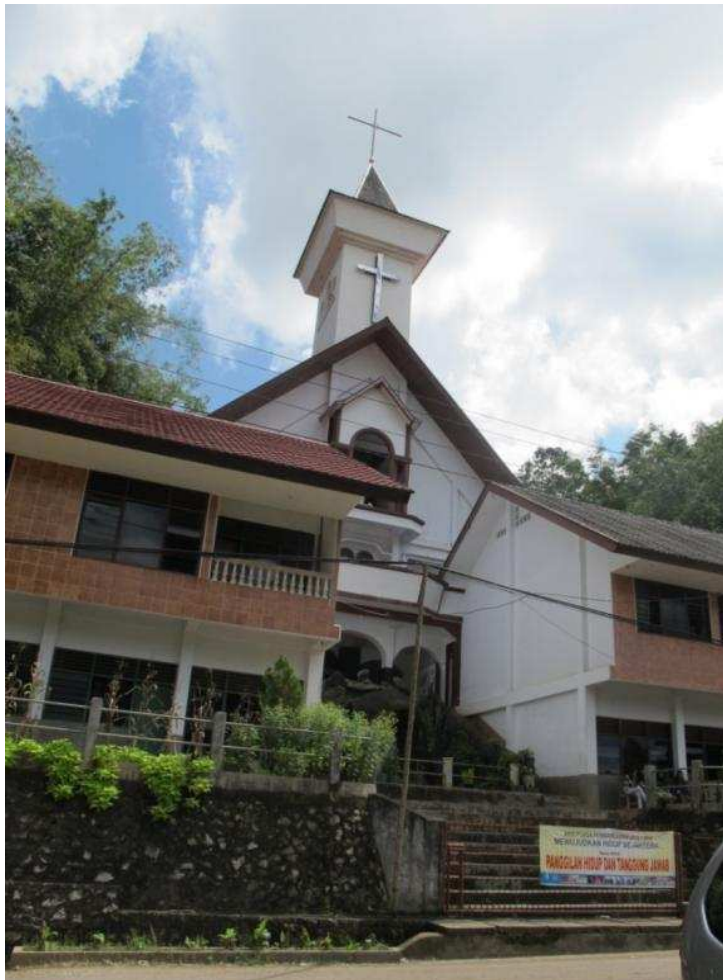
Toraja 的族群建構過程與認同

在 20 世紀以前，Toraja 人並不自覺自己是一個獨特的族群。早在荷蘭殖民與基督教化之前，Toraja 人僅僅存在個別村落的認同，並沒有一個更大的「族群」認同。儘管他們透過那些繁複的儀式在不同的村落中建立起聯繫，然而，不同村落有著不同的方言、不同的社會階層以及不相一致的儀式方式。Toraja 是從 Bugis 的語言而來，to 是人群的意思，rija 指高地，兩者合併用來指稱居住在高地的人們。因此，Toraja 這個字一開始是居住在低地的多數族群 Bugis 與 Makassar 人對他們的「他稱」，而非「自稱」。荷蘭傳教士最早從 Sa'dan Toraja 地區開始進行傳教工作，由於傳教的緣故，Toraja 的族群認同意識逐漸產生，爾後的觀光業發展（主要集中在 Tana Toraja 地區）更對這種族群意識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此後，Bugis（主要族群，包括製船者與航海者）、Makassarese（居住在低地的商人與航海者）、Mandarese（商人與漁民）、Toraja（居住在高地的稻米耕種者）。

歷史

從 17 世紀開始，透過東印度公司的活動，荷蘭在蘇拉威西建立起某種程度

的貿易與政治控制。經過了兩百年，因為交通的困難度以及不具經濟的吸引力，他們始終忽略在中蘇拉威西的山地區域，而這個地區正是 Toraja 人所生活的領域。在 19 世紀末葉，荷蘭開始關注伊斯蘭教在蘇拉威西南部的擴展，特別是在 Bugis 與 Makassarese 人的傳教工作。此時，荷蘭人認為居住在高地、信奉泛靈信仰的 Toraja 人是可能的基督徒。在 1920 年代，Dutch Reformed Church 的 Reformed Missionary Alliance 在荷蘭殖民政府的資助下開始進行傳教工作。除了傳教，荷蘭政府同時廢除了奴隸制度並且開徵地方稅。在 Sa' dan 地區被劃定為一個特殊的區域，也就是現在所稱的 Tana Toraja (指 the land of Toraja)。Tana Toraja 首先是做為 Luwu 王國的一個附屬區域。在 1946 年，荷蘭政府賦予 Tana Toraja 地區為獨立的區域，並在 1957 年成為印尼國家的其中一行政區。



Alang-alang 聚落中的天主教教堂。

在荷蘭傳教的初期，傳教士面臨了 Toraja 人極度強烈的反抗，特別是那些菁英，因為傳教士試圖要廢除奴隸的貿易。部分的 Toraja 人被迫移居到低地，以利荷蘭政府的統治。荷蘭政府並且對那些菁英階層課以重稅，藉此瓦解菁英階層的財富地位。然而，荷蘭政府這樣的作法並未完全取代了 Toraja 的文化，僅有少數的 Toraja 人改信了基督宗教。根據 1950 年的統計，僅僅 10% 的人口改信了基督宗教。



位於 Rantepao 地區的基督新教教堂。值得注意的是，教堂的大門上方有一個傳統家屋 Tongkonan 的造型，在教堂旁的鐘樓尖頂上有一個公雞的造型。在 Toraja 的神話中，公雞是上天的使者，負責將天上的訊息報告給地上的人們。由此可以看出傳統信仰與基督宗教融合的現象。

在 1930 年代，居住在低地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前來攻擊 Toraja 人，那些與荷蘭殖民政府同盟以獲得政治保護，以及共同對抗信奉伊斯蘭教的 Bugis 與 Makassar 人的那些 Toraja 人也進而改信基督宗教。在 1951 年到 1965 年間，適逢印尼的獨立運動，蘇拉威西南部地區經歷了一段混亂期。在這個期間，Darul Islam 分離主義運動主張在蘇拉威西成立一個屬於伊斯蘭的國度。這 15 年的游擊戰爭也促使許多 Toraja 人大規模的改信基督宗教。

與印尼政府的同盟並未完全確保 Toraja 人的安全。在 1965 年，印尼官方規定，每一位印尼公民必須歸屬於五個官方承認的宗教（伊斯蘭教、基督新教、天主教、印度教與佛教）之一。Toraja 的傳統宗教信仰 aluk 並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因此，Toraja 人發言反對這樣的法律。經過他們的努力，在 1969 年，Aluk To Dolo（祖先的生活方式）被承認為印度教的一個支派。

Toraja 的社會組織

Toraja 社會中有三種主要的連結：家族、階級與宗教。

家族的連結

家族是 Toraja 社會中的初級與政治性的群體。每一個村落是由一個擴展家庭所發展而來，tongkonan 這種傳統的家屋建築就是這個代表。每一個 tongkonan 擁有名字，這個名字也成為村落的名字。家庭成為村落聯合的基石。四代以上表親間的婚姻是一種普遍的婚姻形式，他們認為透過這樣的婚姻連結可以增強親屬間的關係。然而，三代以內的婚姻被禁止（除了貴族之外），以防止財產的分散。親屬間存在著互惠的關連，意指每一個擴展家庭會在農耕、水牛儀式、償債等事件時互相提供協助。

每一個人同時屬於父方與母方的家庭，這稱為雙邊的親屬組織。因此，孩子同時繼承了父方與母方的連結，包括土地，甚至是債。孩子的名字是根據親屬的準則而加以命名，通常是從過去的親屬中選擇一個名字命名。

在 Toraja 村落被行政化爲 Tana Toraja 區之前，每一個 Toraja 村落都是相對自主的。在一些複雜的狀況中，當某個單一的 Toraja 家庭無法獨自處理他們的問題時，幾個村落會形成一個群體，或是幾個村落形成同盟而互相對抗。家庭間的關係是透過血、婚姻與共享祖先的房子 tongkonan 來表示，尤其藉由在儀式中水牛與豬的交換。這樣的交換不僅建構了家庭之間政治上與文化上的紐帶，同時也確認每個人的社會階層。例如，在儀式中，誰可以倒棕櫚酒、誰可以包裹屍體、誰可以準備供品、哪些人可以坐、哪些人不能坐、什麼菜可以吃、什麼菜不能吃等等。

階級的連結

在早期的 Toraja 社會中，家庭的關係與社會階級緊密連結，社會中有三種階層：貴族、平民與奴隸（奴隸在 1909 年被東印度公司政府所解放）。一個人所屬的階級是繼承自他的母親。因此，降等婚（與階級較低者結婚）在該社會中是一種禁忌。另一方面，與比自己高階級的人結婚，將可以提升下一代的階級。

貴族被認爲是神的後代，居住在 tongkonan 中；平民居住在比較一般的房子，例如稱爲 banua 的竹屋。奴隸則居住在小屋中，緊鄰主人的 Tongkonan 而居。平民可以與任何人結婚，但是貴族傾向於在同階級中內婚。有時候，Toraja 的貴族會與 Bugis 或 Makassar 的貴族聯姻。平民與奴隸嚴禁舉行死亡的宴會。財富是透過所擁有水牛數量計算。

在 Toraja，奴隸是屬於家庭的財產。有時候，當 Toraja 人負債時，他們也會變成奴隸，以工作來償債。奴隸也可能從戰爭中而獲得，奴隸貿易是很平常的事情。奴隸可以買回自由，但是他們的孩子仍舊繼承了奴隸的地位。奴隸被禁止穿戴青銅或黃金、雕刻他們的家屋、與主人從同一個盤子中共食、以及與自由的女子發生性關係。違反這些規定將會被處以死刑。

宗教上的連結

Toraja 人原初的信仰屬於泛靈信仰，稱為 aluk，可以翻譯為 the way，有時候意指 the law。在 Toraja 的傳說中，Toraja 人的祖先是踩著樓梯從天而降，這個神話被 Toraja 人做為創造者的故事。根據 aluk，宇宙共可分成三界：上界是天堂，中界是人類居住領域，最後是下界。首先，天與地結婚，然後，接著產生黑暗、分隔，最後產生亮光。Toraja 的神靈包括：地神 Pong Banggai di Rante、地震女神 Indo' Ongon-Ongon、死神 Pong Lalondong 與醫藥女神 Indo' Belo Tumbang 等等。

與其他的南島民族相似，Toraja 的傳統信仰中有一種二元對立的現象，亦即天空之神（Gods of the sky）與土地之神（Gods of the earth）。在天上的至高神稱之為 Punang Matua，祂創造了 aluk todolo 以規範人世間的秩序。Punang Matua 同時監督這些規範的執行，以確保人世間處在一種有秩序的狀態中。Punang Matua 將權威授與地神 Puang Titanan Tallu，這包括一系列的神祈，如 主宰土地與其一切之所生的 Puang Banggai Rante、主宰土地與水的 Puang Tulak Padang 與主宰天、風與雷的 Gaun Tikembong。

凡俗的權威，其話語與行動將會穿透生命（農業）與死亡（喪禮），被稱為祭司 minaa。Aluk 不僅是一種信仰體系，它也是法律、宗教與習慣的綜合。社會生活、農業祭儀與祖先儀式是由 aluk 所控制，每一個村落的 aluk 可能會有些許的不同。然而，一項共通的法則是：生與死的儀式必須加以分開。Toraja 人相信，如果喪禮與生命儀禮結合時將會損害他們的身體。這兩種儀式都是同等的重要。在荷蘭傳教士於本地傳福音的期間，信仰基督宗教的 Toraja 人被禁止參與或是舉行生命儀禮，舉行喪禮卻是被允許的。因此，Toraja 的喪禮能夠被持續到今天，然而生命儀禮卻已經消失。

背兒帶的使用

如同大多數印尼的地區，當小孩出生後到 1 歲期間，因為在這個階段小孩子比較柔軟（尤其是 6 個月以前），Toraja 人使用織布為材質的背兒帶。織布做為

背兒帶的優點在於柔軟而且富有可塑性，可以適合這個階段孩子身體發展的需求。當孩子比較小的時候，尤其當脖子還沒堅硬前，使用時，將布左肩右斜或是右肩左斜，將結打肩後，在腋下形成一個布囊的狀態，使用時，將小孩橫躺在布囊內背負。到了5個月以上，當孩子的骨骼發育比較健全的時候，他們會讓孩子雙腳張開，跨在背負者的腰間，然後再繫綁背兒帶。

根據報導人的說法，Toraja 人並沒有特定的背兒帶，只要織布夠寬、夠長都可以拿來當背兒帶。他們也經常用筒狀沙龍來背負孩子。如果長度過長，可以在肩後（或肩前）打一個結即可。



報導人示範以沙龍背負孩子的方式。

一歲以上孩子，因為重量較重而且已經會站立，可以用背簍來背負。傳統上，Toraja 有兩種類型的背簍：一種稱為 Token，為一個底窄口寬的編籃，另有一條背負帶，當背負較重的物品時，可以套在前額使用。Token 僅僅做為搬運物品使用。另一種稱為 Baka（Rantepao 的語言），在 Toraja 北部地區則稱為 lupa，這

是一種橢圓形的編籃，底部為木板，由 wulu 木所製成，這種木材的特色在於重量輕但是結構強韌，可以做為建材。編籃的其他部分則由藤材編製而成，這種藤相當具有彈性與堅韌。除了背負物品外，Baka 也可以用來背孩子。Baka 在造型上比較特別之處在於背籃的上端有兩個 V 字形的結構。其功能在於確保內裝之物搬運時的安全。

然而，正如報導人所說，以 Baka(或 Lupa)來背負孩子的風俗現今已經逐漸消失，致使物件與伴隨的製作方式也逐漸失傳。我們在 Tana Toraja 地區的確也觀察到這樣的轉變，許多母親讓一歲以上的孩子跨坐在她們的腰間，母親再以單手支撐。



使用額帶來背負 Token。

Baka (或稱為 lupa) 的使用方式。

6月24日 星期日

經過昨日一天的訪談，透過對 Toraja 歷史與文化的調查，我逐步理解到，在 Toraja，生命循環是一個環狀的過程，生與死並不是相對的，而是相互連結的，從生到死的過程裡，人在這個世界上流動，這就是生命的歷程。報導人建議我，如果要對「背兒帶」及其相關的生命儀禮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必定不能忽略 Toraja 人這種重要的生命循環觀念。如此，我的背兒帶研究才不會成爲一種「孤立」、「片段」與「單薄」的資料。因此，必須更深入 Toraja 人的信仰世界中。

在今日的調查中，我將研究主題還是集中在「背兒帶」的生命觀念的調查，主要研究的主題在於家屋 tongkonan（人世的居所）、喪葬儀式（通往來世的路徑）與背兒帶文化調查與使用示範。

在以下的內容中，我先大致說明一下今天的調查行程，接下來，則爲調查內容的整理：

7.50-12.00 調查 Londa 與 Kete Kesu 地區。

12.00-12.40 午餐。

12.40-18.00 調查 Palawa 地區。

18.00- 返回 Rantepao。

船屋式的傳統建築 Tongkonan

Tongkonan 是 Toraja 人傳統的祖先家屋，屬於杆欄式建築，屋頂是以一層又一層厚實的竹子搭乘，兩端呈現彎曲的弧形。Tongkonan 的外部有精美的木雕，並施以紅、黑與黃色塗料。Tongkonan 這個字 Toraja 語的 tongkon 而來，意指「坐下」。

Tongkonan 是 Toraja 人社會生活的中心，與 tongkonan 有關的儀式表現了 Toraja 人重要的精神生活，因此，所有的家族成員都必須去參與這類的活動，因爲在象

徵上，tongkonan 再現了一個人與祖先與未來親屬之間的連結。根據 Toraja 的神話傳說，第一個 tongkonan 是建立在天上、具有四根竿子，以印度織布做為屋頂。當第一個 Toraja 祖先從天而降時，他依據在天上的形式建構了 tongkonan，並且舉行盛大的儀式。



Palawa 村擁有大規模的古老 tongkonan 建築，其中部分 tongkonan 仍然做為家屋使用。

在 Toraja 的社會中，tongkonan 具有物質與精神上的雙重意涵。物質上，tongkonan 是一棟向北的長方形建築，由貴族所擁有。擁有 tongkonan 的人在 Toraja 語中稱為 totomokeburia，字義上為：吊掛雞籠的人。這樣的人必須相當聰明、富有與睿智，能夠解決問題。精神上，tongkonan 象徵家族的資源與關係，是保持傳統儀式的神龕，同時也是一個議事的場所。建構 tongkonan 是一件花費勞力的工作，必須透過整個擴展家族的協助。

傳統上，有許多不同形式的 tongkonan，這些形式與擁有者的社會階層、建造者或擁有者的家族地位有關。Tongkonan Layuk 是做為貴族居處的 tongkonan，

擁有者必須具有氏族、具有舉行儀式的場地(rante)與奴隸。如果不符合以上的要求，這樣的 tongkonan 僅僅會被稱為 batu ariri。在 Tana Toraja 地區，只有 5% 的 tongkonan 屬於 Tongkonan Layuk，其他的屬於 batu ariri。

Tongkonan 家屋內部有三個房間，包括：（1）tandok：位於北邊的房間，也就是舉行 Rambu tukak 儀式的地方，為成年子女與賓客居住的地方；（2）sumbung：位於南方的房間，為家長、未成年子女居住的地方，也是洗澡之處；（3）Sali：位於中央的房間，為小孩居住的地方，也是舉行祖先祭祀的場所，也是廚房用地。



Tongkonan 內部的陳設，這裡是中央的房間，過去做為小孩居住的地方、舉行祖先祭祀的場所以及廚房。然而，現在因為觀光業的發達，這個 tongkonan 的擁有者將這裡做為文物的展示場地。

別具特色的木雕工藝

過去，Toraja 只有言說的語言，而沒有書寫系統。因此，Toraja 人以木雕來表現他們的社會與宗教觀念。Toraja 語中，木雕稱為 Pa'ssura 與書寫同字。木雕因而成為 Toraja 重要的文化表徵。

每一種雕刻都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動物與植物是木雕中普遍的主題，象徵某種特質。例如，水生的植物與動物，如螃蟹、蝌蚪與水草，象徵著繁衍。



水牛

太陽及其光芒

獨自跳舞

傳說中的設計師

規律性與秩序性是 Toraja 木雕中的共同特徵，此外，還有大量的抽象與幾何設計圖樣。自然的元素被頻繁的使用做為 Toraja 裝飾的基礎，因為自然界包含了規律性、秩序性、抽象與幾何的特質。



Toraja 木雕上主要為紅、黃、橙、白四種顏色，而這四種顏色是由礦物顏料而來。

祖先崇拜

Toraja 人除了崇拜神祇，遵守天空之神 Puang Matua 所定的規範外，他們也非常尊敬祖先，在 Toraja 語中統稱祖先為 Tomebali Puang。他們相信，祖先會為後代子孫提供引導，使他們過著更好的生活。因此，在 Toraja 的村落中，有三種神靈必須加以祭祀，分別是天空之神、土地之神與祖靈。

祖先的祭拜儀式可區分為兩種：rambu tukak 與 rambu solok。rambu tukak 儀式主要是對神表達敬意，並且表達對祖先所賜與的祝福之感謝。rambu solok 儀式僅

僅針對祖先表示謝意。

水牛：移動的黃金

在祖先崇拜儀式中，rambu tukak 與 rambu solok 是很相似的，唯一不同的在於儀式中所進行動物犧牲的種類與數量。在 rambu solok 儀式中，數以十計的水牛會在儀式中被宰殺，然而在 rambu tukak 儀式中，僅能殺一頭水牛（稱之為 Passomba），但可以殺許多豬。在 Toraja 人認為水牛的價值如同黃金，他們尤其鍾愛白水牛（亦即白化水牛），他們認為白水牛是相當罕見的，在重要的喪葬儀式中必須宰殺，以表現死者地位的崇高與不凡。根據報導人的說法，現今一頭黑色水牛的價格為 Rp.25,000,000，相當於台幣 75000 元；然而，一頭白水牛的要價為 Rp.80,000,000 相當於台幣 240000 元。從前尚未大量使用貨幣流通時，所有的價值都是以水牛來衡量。因此，每一隻水牛都有一個名字，同時擁有一套標準的丈量方式。水牛的價值主要依據牛角的長度來估算，有些水牛是以體色來衡量，如下所示：

水牛種類	體色	傳統的估算方式
Tedong pudu	黑	相當於 10-15 隻普通的水牛
Tedong bonga, saleko	有白色斑點	相當於 15-20 隻普通的水牛
Tedong bonga sori, Kapila	頭頂為白色	相當於 10-15 隻普通的水牛



這隻頭頂為白色的水牛將在下星期的喪葬儀式中被宰殺。

在喪葬儀式中，宰殺的水牛數目同時要依據棺木的型制與圖樣，以此來判定 rambu solok 儀式的位階，如下：

- 1、普通的長方形棺木，只需要宰殺 1-5 隻水牛。
- 2、有雕刻的長方形棺木，至少要宰殺 5 隻水牛。
- 3、有雕刻並且有上金箔的橢圓形棺木，需要宰殺 12 隻水牛。
- 4、有雕刻的棺木，並有木雕人像，至少需要宰殺 24 隻水牛。

做為動物中最高價值者，水牛成為 Toraja 人社會地位的象徵。儀式後，牛角（連同牛的前半頭蓋骨）被懸掛在 tongkonan 上，做為這個家族力量與社會地位的象徵。



喪葬儀式結束後，Toraja 人將牛角懸掛在 tongkonan 的正前方主柱上，象徵該家族的權威與社會地位。

喪葬儀式

在 Toraja 的社會中，喪禮是最為繁複與昂貴的活動。一個人越富有、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葬禮就會越加昂貴。根據 aluk 宗教的規定，只有貴族能夠舉行大規模的喪禮宴會。一場貴族的喪禮，通常有數以千計的人來參加，並會持續好幾天。儀式舉行的場地，稱為 rante，通常在一個大型的空地舉行，為了舉行儀式，迎賓的建築與停放棺木的建築由喪家臨時興建。音樂、喪禮的吟頌、歌曲與詩作，哭泣與呼號是傳統上 Toraja 人表現悲傷的行為。然而，年輕的貴族成員、窮人與低階級的成年人不能舉行這樣的喪禮。



喪葬儀式中舉行大規模宰殺水牛與分肉的活動。

這樣的喪禮通常要在死者往生後的數週、數月甚至是數年後才舉行，如此喪家才有足夠的時間去積聚舉行儀式所需要的費用。Toraja 人相信，死亡並不是一種突然、斷裂的事件，而是一個前往來世 puya 的漸進過程。在這個等待的期間，死者的身體被一層一層的布包裹著，放置在 tongkonan 內。他們相信，此時，死者的靈魂仍然在村落中逗留著，直到喪禮舉行完畢，死者的靈魂才會前往來世。喪禮中另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宰殺水牛。越高地位的死者，喪禮中必須宰殺越多的水牛。水牛的屍體通常被放置在場地中排列整齊，等待還處於睡眠狀態的主人。Toraja 人相信，死者需要水牛來展開前往來世的旅程，如果有許多水牛，這會使死者更快到達來世。以大刀來宰殺數以十計的水牛與數以百計的豬隻是喪禮的高潮，過程中伴隨著音樂與舞蹈，年輕男子以長竹管盛接噴出的牛血在整個儀式中特別具有戲劇效果。水牛接下來被分割，有些被送給賓客做為禮物，這些接受牛肉的賓客被認為欠死者家族的債。在這個儀式中，鬥雞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份。在進行宰殺水牛與豬的過程中，鬥雞被認為是神聖的，因為鬥雞意味著濺出血、灑在土地上。這個傳統特別要求至少要殺3隻雞。然而，通常儀式中會殺25對的雞。

埋葬的方式有三種：棺木可以放置在洞穴中，或是放在石頭雕刻的墓穴中，或是高高懸掛在懸崖。棺木中放著死者在來世所需要的各種物品。富裕的人通常葬在岩石懸崖鑿出的墓穴。這種墓穴需要好長的時間去完成，因此造價相當昂貴。在某些地區，一個石墓穴可以大到足以擺放整個家族。木雕像 tau-tau 通常被放在洞穴外俯瞰大地。嬰兒或小孩的棺木通常懸掛在懸崖的繩子上，或是掛在樹上。這種的懸掛式墓穴通常維持數年，直到繩子腐爛，棺木掉落到地上。在 Bori 地區，他們將早夭的嬰兒裝在木板釘成的棺木裡，然後將棺木高高的掛在 Tara 樹上，因為 Tara 樹會分泌白色的乳汁，Toraja 人相信，嬰兒雖已經死亡，但其靈魂仍然需要喝奶，Tara 樹的白色乳汁就如同母親的奶水一樣。



社會地位高的貴族或社會領袖將棺木高高放置在由懸崖搭出的竹架上。

背兒帶的使用

根據調查，小孩在一歲以前，使用織布的背景帶，因為織布具有柔軟與可塑性的性質。我同時發現，其實背景帶的使用方式也可能有好幾種，依據孩子成長的不同階段或是背負的距離而有所改變。以下為三種不同的方式：

第一種，讓孩子跨坐在母親的腰間，再以背景帶繫綁與背負，將結打在肩上或肩後。如下圖所示。



第二種，將孩子背在背後，兩腳跨在母親兩邊的腰際，再以背景帶右肩左斜的繫綁，將結打在胸前。如下圖所示。



第三種，如同第一種方式，讓孩子跨坐在母親的腰間，再以背兒帶繫綁與背負。不同之處在於將背兒帶的兩端稍加纏繞在胸前，並未打結。這種方式適合短距離的背負。



接下來，示範其中一種的背兒帶使用步驟：



步驟 1：將孩子背在背後，孩子的雙手向前搭在母親的雙肩，雙腳張開，跨坐在母親的兩側腰際。



步驟 2：取一條背兒帶搭到母親的右肩上，繞過孩子的身體，並將布張開包負著孩子的身體，尤其支撐著臀部的位置，再將背兒帶從母親的左邊腋下繞過。



步驟 3：將背兒帶的兩端打結置於胸前。



步驟 4：完成。

6月25日 星期一

今天早上 5 點起床，5.30 吃早餐，等 6 點的包車開往中蘇拉威西的 Tentena。司機遲到了一些時間，我們在 6.13 出發。車子先翻過一個山區，約 8.05 到達 Palopo，這是一個位於 Gulf of Boni 的海邊城市。我們繼續往北行，約 12 點在途中的一家魚類燒烤店吃午餐。於 14.10 進入中蘇拉威西省，於 17.20 到達 Tentena，里程數一共為 367 公里。途中經過好幾個管制站，司機必須拿出他的駕照與通行費下去檢查才能通過。聽說這是因為前幾年的暴動，為了能確保這個地區的秩序所設置的。我們今晚住宿的地方稱為 UE DATU，就在 POSO LAKE 旁。我們到達不久，Iksam 與 NHK 也到達了。

6月26日 星期二

前往 Bada Valley

今天早上 6 點多起床，吃完早餐，收拾好行李後。我們於將近八點出發前往 Bada Valley。首先，在傳教士 A.C. Kruty 在本地傳教時所居住的房子前合影。Poso Lake 真的是非常美麗，Iksam 告訴我，相傳，以前一位天神從天而降，到了 Poso Lake 的地方感到非常的口渴，拿起矛往地下一刺，冒出泉水，形成了這個湖。所以當地人相信這裡為聖泉。住在這個區域的族群屬於 Pamona 族。

車子繼續往山區前進，在路上的一處稱為 Tonusu 村的地方，有一群人正在收割稻米。Iksam 說，聽他們的口音應該是從 Bali 來的移民。印尼政府為了解決部分地區人口過多的問題，將他們遷徙到蘇拉威西或加里曼丹，然而這種移民政策反而造成族群間爭奪生活領域的緊張與鬥爭。

車子繼續往上，道路狀況越來越差。到了一個地方，往下俯瞰與眺望 Poso Lake 相當美麗。路上有許多山崩之處，有些人開著卡車，拿著鐵鎚打石頭。這是非法的行為，這些石頭會載到山下賣給建築商。路況越來越差，尤其有幾段的路，加上下雨，泥濘不堪，車子非常難行，也非常危險。中午在一處稱為 Black River 旁的小店中，吃住宿處幫我們準備的一包一包的午餐。有趣的是，這個店裡還是用土製的陶壺燒水。Iksam 說，這樣的陶壺在 Palu 的市集中仍有販賣。

約下午 1.40，我們已經遠遠的看到了 Bada Valley 的幾個村子：kolori, bomba, gintu 等等，其中流過的河為 Lariang River，村子背後的山為 Mount Buna，海拔約 1000 公尺。這個地區的族群名為 Lore，Lore 這個字就是「山」的意思。約 14 點，我們到達 Bomba，將行李放置到民宿中。然後驅車先到 Gintu 村找一位樹皮布製作者，可是這位老婦人不在家，隨即轉往一個巨石遺址參觀。

拜訪巨石遺址

Bada Valley 在行政上屬於 South Lore District 與 West Lore District。有兩條路徑能夠到達，第一從 tentena 向西走約 60 公里的路程，由於路況差，一定要使用吉普車或四輪傳動的車輛。第二條是從 Kulawi 的 Gimpu valley 向東南走約 55 公里，這段路只能用步行或摩托車。Bada Valley 有好幾處的新石器時代的巨石遺跡，今天我們要前往在 Bewa 村的 Sepe 遺址上的 Watu Palindo 石雕人像。



大約在 15.20，經過許多困難的道路，我們終於抵達這個巨石遺址，這個遺址的名稱為 Sepe，從 Bewa 村過來約有 2 公里的路程，海拔 750 公尺。這是蘇拉威西最大的新石器時代的石雕人像，高度達 4 公尺，雕像名為 Watu Palindo，他是 king of king, ancestor of Lore and Kaili tribes. Watu Palindo 之意為 wise man。傳說中，這是當地始祖的雕像。這個始祖是從天上下來，走累了、口渴了，於是拿起矛往地下一插，冒出泉水，成為 Poso Lake。這個石雕的造型頭部有包樹皮布頭巾，面朝南部，亦即看顧著子孫遷徙的方向。這個坐北朝南的方位與他們傳說中的遷徙方向有關，相傳他們的祖先是從北方而來，可能在 Palu 附近登陸，然

後往南越過山脈來到 Bada Valley 地區，之後又有一批人繼續往南走，搭著船遷徙到 Toraja 的地方。因此，有一些 Toraja 的族群認為這裡也是他們的發源地。因此，Toraja 的 tongkonan 也是呈現南-北的方向。

目前，這個石像呈現向東傾斜，Iksam 說，這也有一個傳說故事說明。在很久以前，在接近 Toraja 地區有一群人稱為 Masamba 認為這個石像也是他們的祖先，所以派人過來搶，要搬回他們居住的地區安置，於是與當地的 Lore 人發生戰鬥，在一陣拉扯之下，石像變成的這個模樣。Iksam 說，在 2010 年他們曾經在這個石像附近進行發掘，發現幾件的陶器。所以推測，這個地區應該是過去祭祀的場合。直到現在，村民仍然在收穫後於此地舉行祭祀。

調查背兒帶

約 4 點半，我們到達 Gintu 村，阪本帶我們去拜訪一位製作樹皮布的老婦人，就是之前沒有遇到的那一位。這位老婦人名為 Elizathbeth Kalahe，現年 75 歲。在他的後院種植了好幾棵構樹，也就是做樹皮布的材料。阪本與 Iksam 與她溝通 NHK 拍攝的事情。這時，有一位小男孩穿著整套傳統的樹皮衣走出來，包括帽子、披肩、長袖上衣、短褲。



我們利用這個時間進行背兒帶的訪問。他們表示，以往有利用樹皮布做成的背兒帶，稱為 *pahua*。有兩種使用的方式，第一是後背，稱為 *mompauba*，第二種是前抱的方式，稱為 *mopatingku*。然而，這些老人家卻不曾見過這種樹皮布背兒帶，只是聽過而已。詢問背兒帶的使用方法，他們說，小孩出生後到 3 個月間將小孩抱在前面，3 個月以後可以背在後面。當地很少用籃子來背小孩。其中有一位婦女拿出一條長條布示範背孩子，他將布繞過右肩與左腋下，然後將結打在胸後。



接下來，他們將使用的各種樹皮布打棒拿出來給我們看，我請他們將不同階段使用的打棒依序排列。打棒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全為木頭製成的打棒，在打棒的前端有一個長方形的平面，刻有好幾個溝槽，這是處理樹皮布第一階段所使用的打棒，主要將構樹的纖維打鬆。另一種打棒則是稱為 *racket type* 的打棒，主要由前端的長方形石頭，連接一個握把製成。石頭打棒上有不同粗細與方向的溝槽，在不同的製作過程中使用，有的是用來將樹皮延展開，有的是用來將兩片樹皮接合在一起。詢問這些打棒的由來，婦人說是祖先所傳下來的，他們表示並不

知曉製作的方法。



6月27日 星期三

記錄樹皮布製作

吃完早餐、打包行李、結帳後離開住宿的地方，我們大約在 7.50 左右到達樹皮布製作者的家。為求擬真，老婦人拿著刀到後院先砍一棵構樹，拿刀刮去外皮，然後拿刀切開樹皮，將構樹的表層與內部的木質部用手撥離。將撥取的構樹外層放到木製的砧板上，以木製打棒先進行搥打。主要是要將纖維打鬆與打開。這會用到兩種不同的木頭打棒。結束後，她將這片纖維捲起來，完成第一階段的示範。然後，製作過程馬上跳到已經搥打到接近完成階段的樹皮布，這時候要使用溝槽比較細緻的石拍來進行工作。這時的樹皮布如同一片富含水分的紙漿，提取移動時必須拿一根竹棍來進行。經過好幾次的搥打，樹皮布已經呈現透光的型態。



樹皮布製作的最後一個階段，是用一個短木杵輕輕地在樹皮布上敲打，最後

用貝殼將樹皮布抹平。這樣乾燥後的樹皮布才會平整。

記錄傳統舞蹈

離開樹皮布製作者的家，約 9.46，我們到達 Bulili 村的 Sekolah Dasar Negeri Bulili 亦即 Builili 公立小學。在阪本的要求下，校長集合了 12 位小朋友（10 女、2 男）與 2 位女老師來到學校，穿著樹皮布服裝表演舞蹈。等了一會兒，阪本他們的車子到了，原來他們去接另一位老太太，聽說這位老太太也是一位樹皮布的製作者，也是這個學校校長的母親。我觀察到男生的服飾有樹皮布頭巾、樹皮布無袖上衣與樹皮布短褲，女生的服飾有頭飾、樹皮布短袖上衣與樹皮布裙。他們先在校門口排成一直線，等我們就定位後，他們圍成一個圓圈，兩個小男生一個負責打小鼓、一個負責敲鑼，位於圓圈的中央，其他女生牽手圍成圓圈。除了敲鑼打鼓外，還以收音機放著音樂，做為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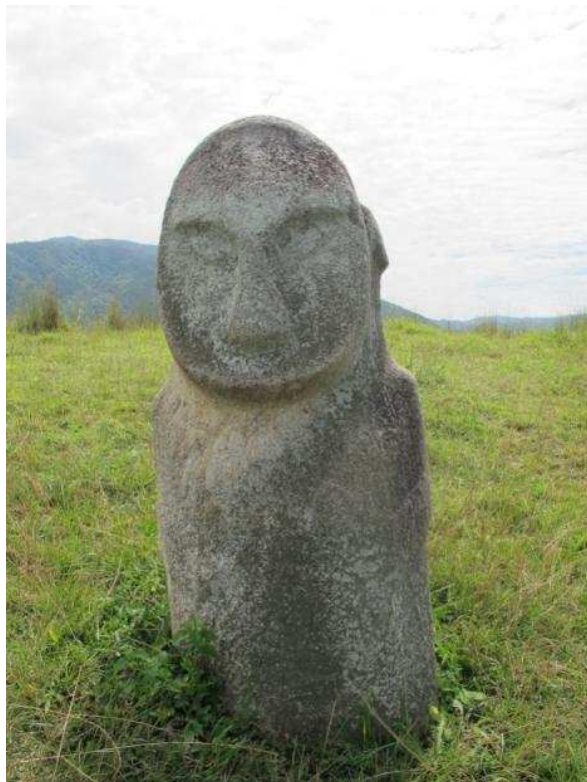
他們大約表演了十多分鐘左右就結束了，然後，所有人到操場中央拍照，拍

照結束後，安排 3 個小孩子與這位老太太給 NHK 採訪，由 Iksam 擔任翻譯。所詢問的問題則包括：穿這樣樹皮布服飾的感想之類的問題，同時也試圖呈現學校經費短缺的事實，所以這些衣服雖然有損壞或是過小，學校現階段沒有錢再製作新的服裝。

拜訪 Loga 遺址

結束學校的行程，我和方哥與 Iksam 先前往下一個巨石遺址，阪本一行人則先送老太太回家。約 11 點，我們到達這個巨石遺址。

這個遺址名稱爲 Loga 遺址，位於 Pada 村，Pada 村距離這個區域的行政中心 Gintu 村約有 3 公里的距離，這個村子的路況不佳，只有四輪傳動的車子才能到達。Loga 遺址大約位於 Pada 村南方一公里處，位於一個小山丘上，這個山丘在過去是舊有的聚落。遺址上現存有一個石雕像，名爲 Loga，是傳說中的男神雕像。過去在 Loga 雕像旁邊有一個女神雕像，他們是一對配偶。然而，現在這個女神雕像被人移到 Gintu 村的一處十字路口上。



Iksam 說，在荷蘭統治之前，在石像的左前方就是舊聚落的遺址，曾經有考古學家在石像右前方的小丘上進行發掘，有發現幾個墓葬，裡面還有陶器的陪葬品，推定那裡為墓地，石像所在之處為村民祭祀的地方。荷蘭統治後，為了便於管理，強迫將聚落的居民集中遷到現在村子的地方。但是，村民還是會到這裡進行祭祀的活動。在石像的右後方有一塊石頭，這是舉行祭祀擺放祭品的地方。Iksam 拿出一根香菸，點著後，先吸了幾口，然後放在這塊石頭旁做為供品。

他們一行人應該等不了多久就會離開。

工作結束後，我們大約在 12 點啓程離開 Bada Valley。回程的路況因為昨晚的大雨變得更糟，而且幾乎是沿路都在下雨，有好幾處山崩與土石流的地方相當危險，尤其是在雨水的加成下，很多地方的土石流成為現在進行形式，沿路也不斷地落石，整個路程就是非常的危險。下午約 3.40 左右，我們歷經許多危險的道路，終於到了昨天入山口的管制站，站旁有一個簡易的飲料店，我們在這裡吃午餐。然後，我們決定兩台車各自前往 Palu。

我們在下午 4.10 從 Tentena 出發，下午 5.30 到達 Poso，這一段路程約 55.9 公里。Poso 位於中蘇拉威西省的東北海岸，是一個重要的運輸與交通城市。在行政上，Poso 屬於 Poso 區，恰恰位於 Tomini 海灣的中央位置，目前人口數約超過 20 萬人，是中蘇拉威西省最大且最古老的城市。由於其地理位置使然，Poso 成為南來北往重要的交通據點，也因此，有許多不同文化、宗教信仰與歷史的各個族群居住在此地。離開 Poso 我們繼續大致沿著海岸線向北行駛，一直到 Toboli 往西穿過山脈，約經過 1 個多小時，終於抵達 Palu。到達飯店，完成 check in 之後，已經晚間 11.30 了。

6月28日 星期四

記錄背兒帶使用狀況

今天上午 Iksam 帶我們去一個每週四才有一個市集，我們希望在市集中記錄背兒帶的使用情況。Iksam 帶我們逐漸離開 Palu 市區，往鄉間前進。大約 25 分鐘的車程，終於到達這個市集。Iksam 說，每週四附近不同的族群（包括居住在 Palu 周邊山上的族群）都會到這裡來賣東西或買東西。



這裡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大的市集，然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有些區域賣生鮮的蔬菜、水果或魚類、有些區域賣五金、衣服等，人來人往，相當熱鬧。在市集中可以發現有一些用背兒帶背負孩子的情況，同樣是用布來背負，背負的方式也與印尼其他地方大致相同。因為下午 Iksam 要帶我們去參加他家族的一個儀式，所以我們也在市集中買一些檳榔、荖葉、荖花之類的禮品。也因為待會兒結束市集之後要前往 Iksam 母親的住處拜訪，所以買了一串 Iksam 母親喜歡吃的

香蕉做爲禮物。

記錄 Kaili 族群背兒帶文化

離開市集，約 10.20 我們到達 Iksam 母親的住處。他的母親名爲 Hj. Salmah Lahamado，現年 72 歲，居住在 Sibonu 村，與 Iksam 大哥的兒子一家人居住在一起。Iksam 的母親是國小校長退休，退休後因爲喜歡鄉間的生活於是搬到這裡與孫子一同居住。

恰巧的是，Iksam 大哥的兒子最近才剛生了一個小男嬰，剛滿 3 個星期。我們到家裡的時候，小男嬰放在搖籃（Toya）內。搖籃爲長方形，以藤所製成，以尼龍繩與金屬彈簧吊掛在一個口字形的木架上，Iksam 說，這種搖籃原本是應該吊掛在家屋的屋樑上，但爲這個房子沒有屋樑，所以才搭了一個木架子吊掛。



我們請 Iksam 的母親示範傳統用背兒帶 niuba 背負孩子的方式，見到他的母親隨手拿起一件長方形的長布，左肩右斜的披在身上，在胸前形成一個囊狀的空

間，然後將小孩放到這裡背負。接下來，我們詢問關於保護小孩的器物。Iksam 的母親說，會讓小孩配戴以白鐵製成的手鐲或腳鐲 vinti 以保護小孩，有時會在鐲子上加鈴鐺，他們相信鈴鐺的聲音可以召喚祖靈來保護這個小孩。有時候會用香水塗在小孩的額頭、雙耳、雙腳，以香味驅逐惡靈。3 個月以上的小孩可以戴項鍊 loigi 與手鍊 botiga，但只能用一顆珠子，這可以做為避邪之用，祈求小孩的身體健康。

接著，我請 Iksam 的母親唱搖籃曲，並進行記錄。歌曲的原文與英文翻譯如下：

<i>Oa oa, nemotumangi</i>	oa oa Don't cry
<i>Kana kujagai rakiki nusani</i>	I give protection from mosquito bite.
<i>Turumo ana, ana ritoya</i>	Baby please sleep, Baby in cradle.
<i>Kana kujagai rakiki nusani</i>	I give protection from mosquito bite.
<i>Oa oa, nemotumangi</i>	oa oa Don't cry
<i>Papamu ranga hau nosumomba</i>	Your father still going out.
<i>Perapi doa, doa salama</i>	Praying for God for our safety.
<i>Kana ratorana kermiu anana</i>	Hope your father always remembers you.

搖籃曲記錄完畢，我們又在房子前面合照留影，約 11 點離開前往餐廳。在前往餐廳的路上，Iksam 接到電話，說是他們家族有一位在外地過世了，今天晚上會將遺體運回家鄉，所以，他們的新集會所落成的慶祝儀式必須提早在今天晚上結束。

參加新建築落成儀式

吃完午餐，我們隨即前往 Iksam 的老家，參與新集會所落成的慶祝儀式。

Iksam 的老家位於 Palu 機場附近，這個區域以前是一個王國，由 Iksam 的家族所統治，所以他們家族的代表色為金黃色，象徵家族的崇高地位。集會所位於家屋後方，我們必須經過好幾個家屋，才能到達這個集會所。有意思的是，這個集會

所旁邊就是家族的墓地。

到達集會所時，可以聽到笛聲與鑼鼓聲正在演奏著，Iksam 說，這些音樂不是娛樂人，而是對祖先之靈的召喚，邀請他們一同來參加祭典。女性在會場旁邊忙著提供餐點、刷洗鍋碗瓢盆，男性則圍坐在集會所附近。Iksam 引領我們先去向家族的領袖打招呼，我同時送上煙與檳榔等賀禮。不久，就有女子送來飯菜湯麵。Iksam 說，雖然我們已經吃飽了，但是還是要吃一點他們準備的食物，與他們共食是很重要的，代表我們尊重他們的文化。

集會所的一角放著一張桌子，桌子上有一艘以竹子搭成的小船，船上鋪著以金黃色的布，兩旁插著金黃色的布旗。小船旁邊為各式各樣的祭品，包括檳榔、煙草、白米飯、紅米飯、雞蛋、香蕉等等，還有好幾個以椰子葉編成的人形、馬等動物編偶，桌子下綁著兩隻雞。今天晚上 8 點，這些祭品將要放在竹船上，帶到附近的一條河流，流到大海，做為給祖先的祭品。



6月29日 星期五

今天早上 8 點離開飯店，到達 Palu 機場後隨即進行 check in，搭乘 9.15 的班機返回雅加達，到達時間為當地時間 10.45。出關後，我們提著大包小包搭機場接駁車從國內機場到國際機場，然後再 check in，搭乘華航下午 2 點的班機返回臺灣。

參、心得及建議

經由這 17 天的田野考察，大致上已經將印尼爪哇島、加里曼丹與蘇拉威西等地的背兒帶種類、使用方式及與其相關的生命儀禮、人觀、宗教、家的觀念、兒童養育、性別、社會關係、交換與交易與裝飾技法等面相之文化內容進行初步的記錄，這些資料將成為本館背兒帶特展重要的展示資料來源。除了釐清與記錄印尼這幾個區域的背兒帶文化外，本次田野考察的另一個主要收穫即是與當地的幾個博物館與研究人員建立了重要的聯繫管道，這將是日後本館拓展與印尼地區博物館與研究單位連結的重要資源。

根據本次田野考察的經驗，有以下的建議：

1、建議進行主題性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工作，以豐富博物館的知識庫。

首先，我必須肯定「研究」是博物館的基礎，唯有透過研究才能累積有形與無形的資料（包括文字、影像、聲音與標本物件等），建構屬於博物館的知識庫，豐富典藏文物的價值。過去的博物館僅僅以具體物的蒐藏為主，然因缺乏研究資料的挹注，致使蒐藏的物與其背後的知識體系脫離，造成日後出版、展示與教育推廣的侷限性，甚至無法對物的歸屬進行分辨。如此的物，如同身處孤島，無法被利用，只是造成博物館資源的浪費。

本次田野考察的主要目的在於做為本館「亞洲背兒帶國際巡迴展」展示前期的資料收集工作，考察後發現，物的生命力存在原所處社會的脈絡中，研究能將這樣的脈絡記錄下來，伴隨著物進入博物館，也唯有如此，博物館典藏的物才能具有意義與價值。由於整個南島地區的範圍廣大，族群複雜，研究的工作並非由一個單位能夠獨力完成，此時更需要以團隊合作的方式，結合國內相關的蒐藏單位、研究機構或學校單位，以及國外的相關研究單位，以主題性研究的方式共同進行，更進一步推動共同策展與出版的工作。

2、建議博物館研究人員進行海內外相關田野調查與考察計畫時，可本其專業進行與主題相關的標本蒐藏，以豐富博物館的典藏。

「典藏」是博物館的根基，博物館蒐藏的標本文物與一般私人收藏不同之處在於，博物館的「物」是放在該社會的文化脈絡之中才能得到意義。換言之，「物」可以是社會文化的具體象徵。然而，過去本館的民族學蒐藏品大多是透過「購買」而來，在缺乏實地田野考察下，物的意義與脈絡性意義在商人的數次轉手之下而逐漸消失或產生失誤的情況，這對爾後博物館的研究、典藏、展示與教育推廣等造成相當不利的現象。博物館蒐藏的標本文物基本上是做為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的縮影與見證品，因此，一些不起眼的日常用品，可能是重要的文化例證。在一般人的認知中，以為博物館標本文物蒐藏重點應該是那些精美的物件，但我認為，做為博物館，我們應該有另一種不同的視野，亦即收藏那些具有社會文化意義的重要物件。這些物件在一般人的眼中並非是有價之物，然而在博物館的蒐藏眼光中，卻代表著過程的意義，從製作的角度來看，也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近年來，由於「無形文化資產」觀念的提倡，所謂的藏品也不僅限於那些具有實體的物，影像、口傳故事、歌謠、舞蹈等也成為重要的保存項目。我認為，「無形文化資產」的觀念也適用於本館的蒐藏，並能結合既有的標本文物，累積更多不同形式的知識體系，並能與研究相結合，這也是本館未來蒐藏可以努力的方向。

經由這次田野考察讓我更確認，「物」的生命與意義鑲嵌在該社會文化中，惟有透過研究人員實地的調查與採集，才能將這些豐富的內容一併「收藏」進入博物館，而不僅僅是孤立的物件。於是，我建議，日後博物館的標本蒐藏應該更鼓勵研究人員進行田野調查時，本其專業同時進行標本物件的蒐藏，以豐富博物館的典藏。

3、建議與印尼相關的博物館與研究機構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本次考察參訪了印尼雅加達織品博物館、中加里曼丹省的 Museum Palanga

博物館語中蘇拉威西博物館，並與館內相關研究人員進行交流。透過這個過程，對印尼博物館在該社會中所處的位置與功能也更進一步的瞭解。

印尼是南島世界中南島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做為南島起源地的臺灣，無論是考古學或是台灣原住民族的研究都可以將研究範圍與印尼的南島研究相連結，以共同探討一些相關的主題，例如南島的起源與擴散諸如此類的議題。除了研究的連結之外，我建議也可以透過博物館之間的連結，以共同籌辦特展或典藏標本互借的方式進行展示的連結，以此豐富博物館的內涵。